鄭仲酉墓誌銘

章貢黎諒編輯

君姓鄭氏諱噩字仲酉溫州平陽人曾祖瓊祖楫父躬故皆不仕君中進士第爲台州天台縣尉發兵武義縣丞臨江軍錄事參軍新淦縣淳熙十一年知其軍十六君治獄察辨而堅明保義郎孟友諒有妻趙氏挑寡婦子以君如己妻子之男其夫李之子也畜於友諒以病而須養告趙謂爲謀殺之也掠治不勝痛自誣服將抵死君訊知其冤與一郡官吏爭論累月趙卒得不死有憎惠果憩泡模者曰模善爲騙要攜疏乞錢而模使其徒黃文昌致吾寺中僞出姓名請多題施因數取錢物酒

食以相報設令巨費突然無左驗有司疑之君令益取紙雜問模範事徐視其答則有與題施之字同者數十物之末模與文昌謀改筆易書以詐之也遂伏罪新淦素大縣誅責尊往往失施置累令坐不良去吏部榜闕於亭甚久人莫敢當君歎曰吾欲無待闕而畏其難可乎單馮之縣盡疏邑病陳義引古以撼諸使使稍爲動得頗有蠲損既不迫於朝會然後調柔其嚚者以寡訟矯強其愿者以趨學三年之間縣以大治聲流江西諸使會當薦者君爲首君積與守不相下守怒中君以法賴諸使緩之而君亦已先遇疾遂卒官下更十二年慶元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其子益朋壽朋始葬居於縣金舟鄉斜溪山夫人陳氏先

子女嫁承信郎李韶進士林某林某余昔識君於武義小邑沙漱井落盡見前也而君偉然長大步止如山旦出治事不過食頃輒閑靜終日余時氣盛未甚涉事私竊奇愛君謂如此人便當勒功建侯勤勞國家不應於此置之也其時　天子方綜名實修政事親按材能士不以次用之君間至　行在封上數千言　天子爲下其書使第其可行者條上之而其人尤用事人謂君幸一見富貴且來矣君笑不應後五六年始用格改官人又謂君已了近時所謂債縣者正復平進未失晚遇也而君又已死然則人之私願其然者命固不與之合又況君負氣節必有意終不以勢撓帝從也則命雖不能如君志亦何必深

各也哉余一夕宿菱道厩夜參半回風飛雪簷瓦就寐忽有列炬聲稍譁啓閉門則君自縣走視余相對驚然俄曰波郡使明當至其處寢揖歸其舍雪益急比曉沒井幹矣人怪此縣丞竟夜行雪中何也今余先不自立辱君知坐念太息壽朋來詭葬故乃銘之曰

慶元二年十月十八日

彭子復墓誌銘

士多以意為善辭以力為善也誠得其意聖賢何遠如意之而未至焉遂又以意為力也則善非其善室其材梏其德矣今夫意之者如望遠焉目之所至身可至乎天下之理備矣尺度規矩占之若稱物然斤石之差必以其力不可誣也以力從意不以意為力力所不及聖賢猶捨諸力之所及則材為實材德為實德矣初子復能勝冠東南之學起昔之宿聞腐見皆已遯散剽剥奇論新說忽焉交列橫布士之研聰濛明潛氣養質精意所獲自為深微矣趙家弄舜而身孔顏也哉其一時師友盛矣而子復冥冥最先周旋其間其間之早矣然而子復知為善之難非同聲趙和之所能至也故不敢以意之為是而獨以力之能者試之常左經而右律目驗而耳聚旁貫以任重先難以致遠非其心之所通雖誠聞之不苟從也非其行之所至雖審知之猶愁置之其脩身使者嘗其治民使須者理朝廷不養交鄉黨不合譽流然

求其是而已嗟夫不同其所趨而不異其所合寧少於其意而致多於其事徒辛若於所難而不敢安樂於所易也何子復之用心勤行之篤哉昔孔子謂無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而又曰未見力不足者然則以力而不以意豈古人亦以爲難也子復姓彭氏名仲剛温州平陽人曾祖迥祖宗盛父波礪贈承議郎初任婺州金華縣主簿曰古人先正各主簿者主其簿籍云爾今簿籍多廢絶何以名官乃求得四塍帳校其差謬類爲數百冊藏焉屬州大水上司令子復覆視而後賑子復請曰閩水高者出垦危殺稼溺人行道共知既冊被實矣猶往覆視者防吏之敗將使民實得食也然恐待覆視而民不食死矣上司感其言即出米恣子復所爲民賴以活移台州臨海縣令均其民之力役圖縣鄉之地幾都幾保合爲大圖也之所有皆物數之有獻鄉圖者子復曰善猶有遺其人曰無子復指曰某處嶺也某乙居之某地有松林水步今忘之矣其人大驚不知子復何以能知之也由是扶羸整壞以就堅新盡爲他令所不能爲者立縣廨且百楹子復聽民訟甚察然不自以爲明每諭之曰雖訟而直所屈多矣民愛信之忽聞哀止至今言治臨海者推子復云提點鑄錢將薦子復使之買鉛冀以職事相涉子復辭曰鉛非所產也提點刑獄薦得審察子復徑參吏部授兩浙運司物斛官而去近臣累言洛州縣可惜始召爲詳定一司敕令所

制定官遷國子監丞子復終日坐局治其細碎多所更定後皆爲故實貴人貴弗善也遂坐考進士與知舉力爭而罷久乃知全州時詹元善陳君舉任總漕事首爲減月樁錢十三四千復又自減郡之凡費然後戢頑惰覺省限商稅止取正錢帶納者蠲其太半輸租得自糴量無耐面吏之一切棄欵略皆不用乃擇其耆老學行俾師長其子弟而親執經講說其中曰此古人所以富庶而教之也未幾承議辛民哭挾其柩至境外數十里曰何時復此太守手服除知濠州未行紹熙五年明越大饑特令提舉浙東常平盖於是將用子復矣命下八月庚戌以病不起聞年五十二官至朝請即娶王氏封安人子三浮將仕郎曰渾曰漼曰潛曰濂女嫁從事郎新徽州歙縣丞林士裕進士林君易其二尚幼慶元二年四月丙辰葬金舟鄉將軍陳灣鳴呼以子復行事考之豈所謂力不及歟然則不得盡其材而死者非力也銘曰　孰爲任重累誅而開孰爲道遠積步而行始士終聖級舉階升古人之學遠矣雖明子復之志匪驕匪驁力其所難不以意言彼用者天彼戕者年嗟其已然斷銘此篇慶元三年　月　日撰

宋武冀郎新製衣造官邵君墓誌銘

御前軍器所監造官邵君墓誌銘

自名司顯吏之外辟曹猥局無不因人廢興其職任雖卑近而悴門辭究更爲冗遠而難治歟貴豪之

所啜攫官人徒縮氣肯首又得善譽奮而自爲未嘗無禍也君之子持正爲余言君監岱山鹽場時事曰場監至賤也走書乞索以傭借夫力上司扠買提刑司所謂五分頭子皆於此乎取提鹽及州縣吏每年帳例緡錢千餘他所須求貨財亭戶錢以應諸費君初到受前官牒亭戶借欠錢至六千百餘萬曰已豁其半矣昔吾受牒蓋不止此君大驚曰鹽買可足耶陰白於州爲從上遏絕者盡罷蠲之痛抑諸費甚不可免則買鹽有餘錢足以當矣久之亭戶爭煮鹽中官君爲益買零鹽隨稱輕重得錢增十八九右曹上其最進官者再焉君又謂且千萬自是亭民不復笞訊始若新衣置家具君亦治敎廋飾公廨內外堅好矣岱山在明州昌國縣大海際居者數千君直其爭訟而衰歛服不于守令曰自有岱山場未有也吏與甲民故爲借狀者方大怨君竟訟君妄用鹽本錢有司考君一任無借狀用四百餘萬雖買鹽之餘蓋本錢也君無以解笑曰法當是耶何惟處置耳太守極諒君無私得免然瀕於罪矣世常曰仕不舉職爲可媿然而有人之過有法之患夫法不爲人計也所以待有罪而已世不獨貪惰不材而後得罪於法也廉善有能亦未免焉爲人之情無以勸而法有所待則雖名司顯吏將畏悔而不勇爲者多矣況如君者亦幸而

兌爾而猶勇爲之夫合辞曹猥局之事無一不治而後得稱治其治之難如此然則余於君之事所以載之詳者非以君能監一鹽場爲可傳也嗟夫君諱叔豹字惠甫姓邵氏溫州平陽人曾祖膺祖錫父倬贈忠訓郎君有逸氣通識從進士試不中募造戰船補官監吉州龍泉縣酒稅恥之不赴後數年乃監光化軍酒稅軍無苗額惟視酒稅耗登十官九稱之以爲常君既足郡經用又賑流民之来食者去且二十年余友王道父爲守其人陳其計有某利曰往即監稅能之後不能也又監鎮江府榷貨務都茶場閘總領使專酒事賴君材欲倍責辞曰某之於事業無異故不敢而已矣曰增月長可也驟倍之使市皆化飲他日無以見爲士者矣君幸埋沒鄙事然其剛難屈其王難紲所遇多敬禮之蓋亦有所畜而然也既脫岱山得監造　御前軍器不及上紹熙五年六月十五日卒年六十八十二月甲戌葬尚仁原娶周氏封安人子持正持志女嫁林枸先卒次嫁朱至幼與浮屠爲尼持正有籍昏官工文詞用君遺恩調監台州路橋酒諸弗肯稱手叙君行告曰始父常自課薪米使持正學於先生今之爲先人榮者其不在此也銘曰可俎豆也而下夷可蔭覆也有杖之循有可傳撞聾聵若又滅泯當誰慶元三年八月日

沈元誠墓誌銘

古之所謂一鄉一國之善士者殁其德猶之而云也

後之所謂一卿一國之善士者亦以其德限之乎抑
可知也夫士敝簪帷巷敗衣纕褐耳然而專爲善之
責將以公天下乎抑以一卿一國尚不能傳
而遠也不然則夷惠之流孔氏之門人何以垂稱焉
及其後也士以位爲善位之貴可以達於天下後世
而善之利始可以著於天下後世位所不達則士怠
於自脩而苟且以求安雖一卿而已者一國而已者
猶病其乏也況不止一卿一國乎就其不止一卿一
國而世無孔子孟子復無以定其論於是高下之疑
誠僞之雜羙顓將爲幹實虧疵將爲堅成譬言之物焉
春種之不待秋而穫也嗚呼不限於德而限於位使
士不能如古人者其勢之然歟然哉温之瑞安縣有士曰
沈君諱大經字元誠余不知其一卿一國之善歟抑
不止一卿一國者歟余見其躬爲善之責甚摯位雖
不遂而啟著爲善之利甚勤自君從父兄行兄不
不誠居敬尊紹絶學君閎而懋之通物以佳成身以
行應事以理博書環傳皆窮宛端極曲文短句亦中程
律瑞安稱多士君獨爲前輩宿老慰寵後進有師裁
正無不服從在家肅如也事其妻子族人化而不慢矣初
入太學司業博士皆傾下之已而用累舉授漳浦縣
主簿有故人爲其郡太守屢過君門請與俱行君不得
辭至未幾求監南嶽廟而歸紹熙二年正月羊酋卒
其十月某日葬來謁余與山君既重其縣人縣將
有大慮必待君而後決君同其疾慮時其闕釁起南

謀諸新廟學補荒年修地利設水險備欠政故今盜
奪於海者自屏不近縣來貢歲來自海南來不大踊
復石崗斗門潛九鄉河渠雖古人自來於窮約者不必盡善為善之責操其實柄而庶幾豪髮之可以及人
能專為善之責操其實柄而庶幾豪髮之可以及人
其不怠於自脩而苟且以求安審矣曾玉父曰惟欽
王父曰度父曰夷行孺人項氏先君卒子曰上達中
孚曰三畏早卒壻曰林尚友項迪孫男彌尊彌章彌
高彌堅彌邵餘未名孫女嫁章學詩上達請余銘君
之墓六年矣嗚呼君之善止一鄉乎鄉人銘之可也
何必其子孫不止一鄉乎當有達者記之矣余不肖
敢辭乞上達固以請銘曰

西峴原南堤宅伊沈夫

子之德惟其鄉之傳耶非松非栢慶元三年月日

奉議郎鄭公墓誌銘

莆人鄭洙言曰先人歿於乾道壬辰葬用淳熙甲午
惟先友莆二賢六夫也不敢銘誨洙曰必別求賢
有文者洙也不肖不足以得懷疑重請延仁于今二
十六年矣懼老且死不能報幽芳昭遺緒嗇惟不肖
又抱不孝之罪以殞吾子縱不勝任勉矣筆之也按
洙狀鄭氏自太府卿露徙莆南湖露之孫曰太中大
夫敷生五子各以其居自別為祖由敖之齊司門郎
準三世而為君之曾祖曰亞卿祖曰資深父曰安正
君諱耕老字穀叔幼孤母林氏有尊行切切課君從

益自力卿論多甲乙送之至再舉三子云中進士第
主福州懷安縣簿而林氏卒喪除數曰禄不逮親矣
求仕何爲復居廬二年親戚故人强趣之調温州法
曹守故用常平錢物君不聽忤守意又欲捨去其友
知旁郡固止之教授明州學四明自女眞焚蕩士之
學學之地陋弗理君爲講說科舉之外若更營學廬
取田以供鄉飲費侍從薦爲君通經術甚衆召見奏事
明辨孝宗悦親筆用爲國子監主簿於是執政患職
事官多待闕失職以君添差福建安撫司機宜文字
消秩不朝集遂歸南陂移梅種竹終焉始君雖捷應
舉已厭聲律浮華讀詩居易洪範中庸及諭語孟子
味其深微皆有訓繹著仁義禮樂扶中載流等論推

明聖人之道歸於中正不偏佛者以寂
默無爲亂之此性命道德之轟也常撫書歎其予曰
時不我知死若藏此書何用南
上而已幾利澹無
既喪母宦進元潭每曰吾心方神遑暑險履巇余所
畏也林氏墓有小精廬南陂木蘭溪有草堂堂南有
亢春亭舞雩臺君所常往來也具舟揖琴書晴光月
夕不從賓御羙循溪上志其近遠溪北野農常吹簫
聲鼓送迎之節要太儒名士皆君輩行上下相善甚
其間相踵爲輔相然不以氣
氏之學通於春秋而人之
有餘年以來士雖以其深
循不能盡合道故妙已前

於末流以斁敗本學矣惟不必於用若知自重不急於教若知自樂則嚴已自樂則恕人余以是深所次君事及其書考之君學爲用而不求用所以教而不教遯靜多而進動少未嘗遠世而世莫之同也昔孔子謂顏淵捨之則藏曾皙曰異三子者之撰堇賢之遺意庶幾乎君之卒年六十五矣其葬在文賦里東山婁林氏二子炳沫女嫁朱審度銘曰南陂之君後可聞号慶元三年十月日

宋鄉貢墓誌銘

君姓宋氏諱希孟字鄉溫州平陽人曾祖庶祖堅父之時慶元二年十月癸丑葬瑞安縣長山婁余氏子長曰伯熊幼曰彌大曰直大成大曰浮屠義大皆先卒女嫁巢浩孫男女十二人浩以君行語余曰翁一生姓名不懸街閭足迹不履官府僧卧四十年常坐惟一曲繩床怠則倚寐終不易坐床題扈簷柱黑白成坎今其處存焉其於已能而不縱其於人寡而不議敬妻如賓後僮如倩以事爲戒以容爲賊靜而生明慮而先驗其疾不痛其疵不亂善性有樂地身有常德貧合道善合倫不教而自至也九書籍所載聞學所講其道心久終出入明滅然而不能定也君來則橋惡而進善後顯以明

德古矣之故既皆若此矣今翁全乎天得之成資而安乎畎畝之亞順無持乎生存之學而無靳乎死滅之名是以親戚故人之外辭有知者其知者猶曰是閭閈里之善而太民之常爾余聞而矍然嗟夫余之後夫子也前掩而後覆補敗而扶傷涜涜焉雜乎善惡而役乎名實也如泥中之跡焉徒示其跌而已矣其不得為田里之善太民之常審哉銘曰浮心之成其行不傾以不勝乎死生庚元四年月日

承事郎致仕黃君墓誌銘

君姓黃氏諱正已字重與温州平陽人始名千乘而字建侯自言夢有錫以今名者因併字更之然相謂君者猶曰建侯云曾祖貴祖淳父巍遊紹興中為太學生　高宗慶元八年以恩補迪功郎君自少時順悌長老無違行雖已肅文尤異抑常稱善掩惡退在人後過後生有教諫亦諷道宛轉不令失色詞嘗不幸有意外事素不樂者乘時擠君君不憾待之如平日其黨後有急君勇赴之力為盡濟者慙服人以是愛信號長者家故貧迪功粗給衣食君環視無幾何歎曰富貴有命吾自度不能益矣然可寢損於今乎約嗇凡用至鮮菜細瑣往往人不能堪然客至輒具酒食中禮或一旦忽倒囊與人錢不吝也疚人昆弟時節集處君未嘗不先赴掇掌極論大笑為樂有未至者聞笑聲曰是建侯兄在耶皆倒屣惟恐後因相與竟日不忍去蓋雍穆之助也君本有當世志既無所遇

合而其子禋進士第三人君謂曰吾疇昔所願不通
平進一官而止然而終不可得今汝延得高第又平
進所願而不得者汝兼二滋幸矣然立朝有義臨民
有政自今汝謹聽吾預告汝因每事為節度授之間
則浮舟散策獨到山海孤絶處忘其返焉嘉泰三年
郊祀禮成十一月承事郎故人親戚爭酌以壽君君意在
自喜曰自吾祖塋三百年仕蓋有榮其先者吾何德
乃獨身被之顧老不足為善將無以報國而死柰何
開禧元年君疾且革不及身後五月廿四
日卒年七十五再娶皆林氏封孺人子男口承議郎
著作佐郎兼資善堂小學教授女嫁同邑進士薛仍
孫男三曰遲孫還孫明年三月壬午中葬君于
烏奧山迪功墓右崗惟君幽潛私淑報以其子而中
方佐太史氏掌教元子嚮用矣當大列鼎養君也而
不少須以死銘曰　種之炊之有實其餘熟而食之
孔夫且馥亦既難老可以期耄紀辭于泉君子是悼

開禧二年正月　日

朝奉大夫致仕黃公墓誌銘

越新昌黃公諱仁靜字仲山其先婺徙也曾祖朴祖
巽父惠之公累封朝奉大夫賜服金紫年八十七開
禧元年八月乙丑卒十二月庚申葬孟塘石冢山北
麓娶沈氏繼室潘氏皆封宜人子男六度朝散大夫
宜寶文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庚庚宜州文
學廉從事郎湖州長興縣主簿庭迪功郎池州州學

教授士隆太學生子女二壻奉議郎知婺州東陽縣
韓墨卿宣教郎知慶元府鄞縣周之瑞而庶士隆及
嫁墨卿者先已卒孫男十二遘迪功郎鎮江府司户
參軍章卿貢進士遵隼迪功郎饒州司户參軍輩常
申餘未名而遘遵皆早卒孫女九壻文林郎常州軍
事推官周南文林郎武昌軍節度推官宋淳從事郎
婺州觀察推官王棐將仕郎陳鐲餘未行曾孫男七
女一皆未齠也黃氏越之聞家而公越之君子也少
爲士家未免米鹽旦夕急公求所以逸其親者百力
督課以身先之未久有田二十頃公以爲如是不已
則以財自汝矣於是諸子出師入友交勸以學而度
中進士第公喜曰吾雖未耄老矣然天其畀吾休乎遂
營隱居沃州之尾孟塘之山以某夫人年高多疾卧
起須公尚未決去也及某夫人歿終喪松栢迷道庭
花合圍公著山人衣曳杖挾書行吟窗送　月於林
壑之間故疇新畦隨時灌溉退抱孫長息婚嫁有無皆
若莫恍惚若聞名勝士欣然邀至共食談
笑姜芩薇爲語儒佛二氏所以離合者自言見性命
真處如水中鹽味非無其說深燙陳君舉來遊
經年常縱論夜分君舉名善辯不能窮詰而畏之曰
此非由師授而得也至於天性曠達不作疑吝推已
利人不自封殖無顏色之悅而人譽其德無市井之
惠而人懷其恩蓋其中之信於人也方度宦浙東西
公來不過三月爲御史諫官事有當言言有難盡徹

婉順導達冀必感發前後援親以請至八九輒不聽敢
後命使守泉復固辭　天子知公實老矣乃自顯
進宜賓文閣許以養公君臣父子之際人又以爲難
焉蓋自癸未至乙丑四十餘年公子孫娶以文字
庭既釋褐公疾始侵呼草語之曰汝知吾樂乎章
不知也曰夫除世俗麁事易斷細微精想難吾用
於此久矣然葉落枝生不知其幾今真斷矣故樂
臨絶視度指其心曰得非能於此洞然乎公應曰然
遂歿銘曰　昔君之來兮交巖山而誰儔今君之去
兮巖茲山乎何求其風疏疏其月皎皎彼蔚者蕭不
尚有詔

司農卿湖廣總領詹公墓誌銘

公諱儀鳳字元鼎初後其諱乃張氏諱體仁字元
其張氏之先有自光州固始家于建武夏其後州
居江浙皆本武夷而公爲浦城人曾祖某祖某父某
少有異材鄉舉第一授贛州信豐縣尉見張忠獻公
論滅虜祕計忠獻壯之辟爲屬以公贈朝奉大夫公
始冠第進士大夫死錢塘與樞俱返哀動行路未幾
張氏祖亦死仲舅董儒不勝喪公服重治家事教舅
有立人無異言調饒州浮梁尉郡以公屢獲盜欽奏
其賞謝不就爲湖州歸安丞會張氏祖母死終喪爲
泉州晉江丞公額邁特立在下僚氣順言正喜因事
開說以便民上官不以氣類雜合常敬聽梁丞相薦
於朝召授太學録遷博士于時學官號天下選講學

得人之盛後以為不可及公居間前後四年功最多遷太常博士　高宗方定諡議或謂宜稱堯宗公言於古無據謂比殷高宗諡改高後為少卿諡　孝宗亦公所定議者皆厭服從之遷丞攝郎金部提舉浙西常平除左曹郎湖廣總領逃卒千人入大冶因鐵鑄錢亂幣法劫掠為變公謂諸司宜速討曰此去京師千餘里上請須報賊計行也於是群黨亟壞人不知警就遷司農少卿召為太常少卿　光宗疾省重華不以時中外駭懼或瘖不出語公深陳父子至恩激發廷臣使交疏迭諫用意尤苦永阜陵當復士公言本營思陵非高爽地自思而西勢益卑下非所以安神靈也宰相不聽公爭之力遷太府卿即請外除直龍圖閣知福州歲餘時論浸異言者遂以爭山陵事為公罪罷凡八年徙屋茁雪訛愒水石誦讀悠然復龍圖知靜江府始至勞農觀田嗟公曰是薄而小不足盡也力耳無溝畎何以行水乃更造農具取水法物則為圖授之移知鄂州除司農卿冊為湖廣總領公恩在鄂所成卒遷公來合兩乎曰復得吾父矣蓋濊者之政歸於正已寧下而已甘吏所以便文自用若鮮善弗錄也為民利無不舉為民害無不去以其不為當捐無不與以其上為不當取無不革也故公於浙西開漕渠浚練湖置斗門以備水旱特散鹽本錢數萬以業亭民湖廣幣輕出百萬權其價而故諸州積欠亦百餘萬諸屯累重者增券給之簿廢羅新

士食好米又與鄂州運司築武昌萬金堤福州之
僧坊以賂易主者差其直有常數公一徹去其在桂
則十縣之稅錢爲閣一萬四千雜稅朱膠爲除八千
大凡州縣之以用乏告以賦重請皆立應無留也人
或疑公且空有司之藏爲百姓地矣而公之財常源
源暴暴如泉湧山聚此又世吏所難測也公立朝祭
消長觀會通勸發善意助逆陽德於人材治道開闔
明晦容扶顯相功效十數顧難以言傳也因趙丞相
去士父失職公率同志請於周丞相反覆極論黃以
變通之理因號納知名者三十餘人周丞相不能用
然其後亦多所收擢公之力也時邊事方亟暮急需
公已病猶懇懇調護兵民姓案希意而通和者朝廷既
召公歸遂以開禧元年二月二日卒年六十四矣武
昌之人如喪所親號泣送之矣聶氏先公卒
後娶宛氏皆封恭人五子端方端靖端固端
端宜將仕郎端方端靖端固端
紹某所公少從建安朱公學得其指要已而徧觀諸
書博求百家融會通決天文地理象數異書無不該
極每晒卷乘凡若飲冷落或窮游縱觀觴行林漪輒
爲人講說本末條暢眉疎目明照坐弈弈夜闌燭盡
聽者忘疲著象數總義若干卷某集若干卷始公之
後張氏詹氏諸兒蚤世而貧公養視弟昆罪買田宅具
婚嫁女爲官人妻既還詹氏經營一家如一日至於
弔死卹孤無疎戚貴賤有無共之信矣其篤厚君子

也奈觀公莊朝有司以我高祖之時屢表而義不可
取嘗與尚僚燕語顧余而歎曰吾等善自立須子
好墓銘而已悲夫余之卒銘公也即銘曰
約奉則覆殆無奇行恢疎偉人難中準繩棄求廣居
陋者則然大德丕踰公其有焉相彼豪雄竭海推藏
又將以慰金鍊玉琢匪質偶成以學故能既超既薦
厥公厥卿憲憲古人用崖盡我銘此詩衰而勿振

林伯和墓誌銘

伯和林氏名鼎一字元秀台州黃巖人曾祖鼐祖瀕
父興祥贈宣義郎妣戴氏贈同宜人宣義徐慶之諫多若干追
贈分獲籌錢竟辭飲乃去宣義徐慶之諫多若干追
遂於塗同賈舟潮然曰我慨君長復辭飲而別宜人

亦重義不吝夫婦意合鄰女將字而孤養視如己子
擇對嫁之其人父事終身蓋宣義年八十四宜人
年八十二而卒伯和以進士起主明州奉化縣簿定
海縣丞知福州侯官縣通判筠州未行紹熙三年七
月庚午卒年四十九在定海郡令受租輸伯和縱民
自槩量吏爭曰數不足當俱坐伯和故行之卒無欠
在侯官方視印吏言無以解板帳請逮逋戶伯和曰
吾未嘗也榜盡三日約民量自欠輸十之二過是當
考實均限民爭輸不失期因盡閱邑目得其要戒吏
旁立待命而已無得預理欠迨伯和去無以逋稅受
笞者石門鄉田頃五十七畝受米二斗六升太平興
國中民田在外鄉者輸其鄉紹興經界曰此本鄉稅

也由是比池卿倍六七民不堪重伯和曰卽特兌和羅折變及餘科配卿賴以蘇倏官之俗淳伯和靜撫之民服教令木陰滿庭終日寂寂無復訟者然不以聲色徇上官奉他時有中貴人過境上今使攝尉以雜戲迓之百里外伯和笑曰吾性不好戲且略吾地無以迓爲也竟不迓定海時富人用本路常平使錢散不受役伯和役之如令常平檄使改役伯和曰私產可公檄乎不許常平使捕其曹吏幾盡將爲名以劾會其罷而止浹官時刑獄使武吏素不相得摘縣胥疑之以物色訪求民譽伯和不容曰乃已初余年未冠識伯和兄弟勇不自拔數爲言古人之道或顯或晦當世之學有是有非有非伯和喜游曰以親因又識宣義實老人享而不踰披心語口可背面楚也宜人尤淑善吾聽夫子所爲家事貧而理賓友往來門內和樂如是足尚矣其後伯和出仕余每歎其父母兄弟能如是足尚矣其後伯和出仕行其所知敢不回一家皆自戢助伯和爲善聲實充滿人謂伯和於官無不宜也既而宜人卒長子仲覆夭伯和與宣義仍相繼卒棺槨稜縈門戶更仆起垂二十年次子仲謙始用伯和遺恩補迪功郎授潞興府司戶長女嫁修職郎新漆差吉州司戶趙崇賢次許嫁通仕郎木浩次未嫁幼先死然則以伯和之行事觀林氏之盛衰所以踈而復正者其諸受命而

恃義之驗耶始伯和之夫人杜氏以紹熙四年九月甲申葬伯和於善化卿樟槿山而銘未立叔和及仲謙屢以請余病且老念昔語伯仲謙文詞奔放橫逸學進而未已其還以余之語伯和者教戒余也顧余老可捨也已嗚呼可以悼余之衰而伯和不死矣故併叙而銘之歌悲寢苫不爲棟樑摧焉之伐木之音哀慟所羅纓之歌悲寢苫不爲棟樑摧焉之伐木之音哀慟

翁誠之墓誌銘

公姓翁氏諱忱字誠之溫州樂清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公貌方神清正其色調無一高亡假與人意人亦以公爲不可奪幸見之者必慮而後言擇而後求未嘗敢輒以非義干也然或退而觀公之私於家人父子朋友之倫油冀粹美意細而情親篤厚甚矣學不名一家事物之義理深約精盡文字重密有周漢體詩尤得句律讀之者如在廟朝聽韶濩之音金石之聲非山澤之癯所能爲也少有大志自閭閻隱疾田野久困上蘭人主祕及宮掖皆欲盡言而不忌誠使得行其意不得乎其言則不止不得乎其職則不進也公之平生可考見者如此然則不足爲名士賢大夫乎中進士第歷明州慈溪縣尉邵州邵陽縣令知岳州巴陵縣通判郴州官累朝奉郎公既不求知於人人亦無能知公者至其造意廣遠據經堅決寄諷於草木託興於亭傳人多憚而不能回也開禧元年十二月七日卒於彬州年六十九夫人張氏二子中行

先卒中立將仕郎三女長嫁進士包某次嫁林郎
嚴州分水縣令馮遇遇死再嫁進士何某又次嫁進
士陳某孫男女各一人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葬永嘉
縣秀峯山衬其先人焉於是同年生龍泉葉某與為
銘銘曰　嗚呼誠之摩摩乎繩繩乎不枝不來歸全
其生乎不從吉人於九京乎

夫人薛氏墓誌銘

胡序少賓夫人曰薛氏赫
嘉望姓世相婚姻少賓
弟常州君博習祿練號
隆者而少賓通達沉雄
畧不盡同也年且五十猶未有仕宦意夫人助之歸
一室時卧起飲食而已人疑少賓內富貲故不輕出
不知其貧也少賓監湖州酒庫卒官家益空夫人治
如平日不使其子問有無已而子宗子守相次登進
士第以能文有學爲名士師交必於四方在家如處
子里巷人不識面未嘗謁州縣也又不幸皆先死夫
人雖悲不以亂志最後得幼子定得試禮部而夫人卒
年八十嘉定元年正月晦日也其四月朔衬于永嘉
縣吹臺鄉少賓之墓夫人五子曰寅亦早卒寿夫人
者宇迪壻曰孫楠黃庭陳侁吳衍庭嘉秦進士孫男
四人曰壘曰廙曰圭曰堂嗚呼余於夫人知爲家者
不以貧富有無而家道常存也其子苦孫不以通塞
處顯而善當積名常聞也銘曰　少賓溫溫善夫

泰宗也維長守也增高勉勉夫人遺壯變建發聽暮
赦以考厥年其在後人力仁力義達於家邦夫人之志

致政朝請郎葉公擴誌

公姓葉氏諱先祖宇顯之祖公濟游太學無成貴衰
去處州龍泉君於溫至公定為永嘉人公性拓犖志
頽大困於無地不自振立歲既晚舉舜靜處不預人
事味山野之樂而遠市朝服臺笠以志冠紳焉年八
十五嘉泰三年十一月十日卒積封至朝請郎賜
紫衣金魚夫人杜氏先公二十六年卒封安人子男
六曰逮曰某朝散大夫尚書兵部侍郎曰遷曰過曰
邁曰造女三嫁孫夔頊士龍伍衡爾孫男八田思孟
曰福歌先天曰宣曰阿勝曰阿自孫女五曰姝曰季皆先夭曰淑曰華
曰雍嘉泰四年二月初八日舜求嘉縣建牙卿無相
院山之右初杜氏葬舊塋合吳人勝戚記壙

高永州墓誌銘

慶元己未夏余畏風更用寒熱藥不療病聚痕脅上
行四肢百體皆失度如土木偶衆醫妄議却立親黨
不知所為多引去惟外甥朝奉大夫永州高使君日
來視余其明年庚申永州亦病四月二十三日卒方
永州且病且死余不能伏枕常狂行竟日其疾不
能問其殁不能哭也又明年辛酉十一月初九日葬
于永嘉官莊其子屬余銘又不能為嗚呼余山野人

爾未州徒以文墨事不辱
其父六年丁卯余疾終未
而銘之使君諱子莫字執中蒙城之高寔生
宣仁聖烈后后親姪公繪任保靜軍節度使贈太師
追封咸寧郡王爲公曾祖祖世定朝議大夫祕閣修
撰父本之從事郎江西運司幹官贈朝議大夫連幹
幸時生五年矣高氏來來嘉無宅無田公幼負甚
天性耐窮約知事輕重轉則閭巷閒自求師友以立
門户故雖貴姓而知名與儒書生等調郢州京山尉
勇新抽兵葦葦數楹在襄寇中公視弓手豪如家
人盡死力賊發輒滅流亡復歸諸司高其能舉改官
天監積穀惠意主甚愛公曰類我家人諸參佐敬之
司寒士爾知處州麗水縣有吾以簡靜拊瘠薄有銖忝
吏民事亦爲設方畧屢置狀補預借一料民稍實監左
以斗落爲候歲尋大熟麥一鍾四五穗民還宿逋錢
貢積穀惠意主甚愛公曰類我家人諸參佐敬之
貧穉百斤易糟一捆公聽鶏聲出蜎公私哺之夜歸
司寒士爾知處州麗水縣有銖忝
吏民事亦爲設方畧屢置狀補預借一料民稍實監左
藏東庫辟成都鈐轄司幹官妥老不行通判台州守
宿而欽寫民怨惡之公慷職爭辨守積不喜中以法
謫主管崇道觀猶名自陳所過遮泣曰誰獨護義通
判隆興府即素知公材命更必先曰通判吾書行而
已事無不出公意一府大治歸賢其帥知永州未到
郡卒年六十一夫人翁氏封宜人子二人不愚不息
迪功郎福州長溪縣主簿女二人長歸余初歸朝奉

郎平江府通判包履常男孫五人叔筠彦帰彦修彦
侃彦符女孫一人公風神峻美雖巾屐疎散亦就儀
律人謂圖畫當似之敏達明恕要在不煩鞭撻而事
舉退公常掩戸脩然一衣數十年生計粗給其仕雖
取知或連章扁引然不驗晩乗太守車若将有為也
而又死銘曰　車欲輻輪不貞河旁馬有桀黄不在
康荘浮将百艱終也望洋壱山價可求孰為公償山實
冥以宿雲水幽幽而撃柳嗟荘之原号有求其藏

朝散大夫主管中佑觀鮑公墓誌銘

章貢黎立武編集

清卿初病足以兩竹自輿過親舊輒止飲酒吠語如
平時稍浸猶倚行園林佳磐石手翦花卉與松共為
樂轉制湖客危坐嘉定元年九月癸邪辛卯六十八
十二月甲申其子迪功郎與化縣尉楚清卿父
朝散葬東子山埜昭謂余知先人良知子銘氏之譜
曰鮑叔從桓四遷至滁陽惠季徙越徙杭七世祖皓
隠生守惠遂官於永嘉遂為永嘉人高祖軻太常少
卿曾祖祥符州義授有聞憲中辦林學士梁公燾
銘其墓祖海梁公銘所謂有隠徳南土人器重之

者也梁公元帝名臣也清潮諫諍之司封
員外郎鬼神之司封亦各其職也清潮
讀書過經下筆有奇語入太學每一篇出士人轉相
傳寫一時盛譽不衰然也前後猜軍幹許
等十二第授庶州與清潮同判潮州知
潮州自負氣官觀知融州衰老而
能終累官朝請大夫盛之言曰先人德華綺當美
顯而終貧豈知昇然意峭有以用之也然而海北名臣
貧者如此豈獨清潮也淮南外之志廉能自守
福爾錙於古所謂為貧而以義而富貴者不遷焉者
死又之子重知吾先人彼歷官行事之槩無述可
任也載以大鵬之翼猶一豪末也超崖軼浮雲上
於帝庭而豈知滄材之壽大哉宜在之不願述也清
知智試治異於治亂消長推見至隱規模深密可以
為經橫潰然而不以干撓
鈎深慮遠於是發不得已止也然而不以譽滅
明恩怨與一出朋交上下文章論議之間宜動而穆
而筆錯陳之也然而不以養交富容進取一吟一
詠有陶謝之思一觴一曲有嵇阮之放隱几求自濯
泊灰槁有墨翟之決也悲夫已矣雖然清卿之歷官
行事則亦有卓絕過人者方永思陵與士清卿志新
昌頃通判貴人衛士求索命

之瀕運河立回大行在通泰二縣之間悲痛非臣子用快時也小脉詳設既一應法矣而公輩謀青衣已吾豁兩目酌此水爲百姓請命即次肅然民免橫斂而大官先罹猶餘二百兵士之濛歸正人常跋涉暴虐濫殺人燒室相繼千戶隔河注箭徵主吁罵清卿使與打話曰吾在此始待集其總首撫之曰爾等首我百如滿月忍爲是耶霸亦人感動皆拜且泣曰請後不敢自是終清卿去遣人開竇而塘牛馬被野矣然則其歷官行事若是者奇人之英去爲神明挾壬山芍以靈

莊夫人墓誌銘

慶元戊午余始居生黃門外西湖上金華王植立之實來於時士相禁以學重從余窮絕處水村使并書循星且誦且思書其中表有仕宋嘉者節朔設祖盛集立之獨靳之也自是歲正未案潔清僮御必弛於家今乃若是氏之力也注曰學來歌益氏之力也注曰學來歌益

今也古人之事也婦於夫將必有祿利其
賢母而後能也婦人不能矣余先人嘗有祿利其
勸之學非賢婦人不能矣余先人嘗有祿而
亟去仕之不可曰婦將見吾親勿仕婦曰第往吾期
未也今其未貴時也貴矣吾以下身
之急養甘夫千里之會
之來歟納曰崔氏子
十二月十四葬其新
吾舅之偏也崔氏素
吾女弟行也而盡用其
其田其儉至於情一錢
無一言而以吾之得從
友二弟也雖貧而四十
二子也雖幼而能
望於今世而請淫
矣其窮也予良吾者其
亦金華人二女曰師莒
德不苟利澤知學之篤
天亦以其子嘉定元年
七月日

寶謨閣待制中書舍人陳公墓誌銘

公姓陳氏諱傅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初諱駒南宋
院特諸老先生傳科舉
辭公未三十心思挺出

從之雖棄他師亦新名陳氏由是其文宦於當世公
不自喜悉謝去獨崇敬鄭景望薛士隆師友事之入
太學則張欽夫呂伯恭相與講道八年策進士殿廣要公第一奏入不果用教
授泰州朝廷雖以法持之遂授太學録將召試館
職寢不果使告公將以爲編脩官公辭焉通判福州
政病之稍遷提舉湖南常平未盡轉運判官浙西提
刑吏部員外郎去朝十四年至是而歸鬢鬚無黑
者鄉人觀羞嘆號老陳朝中光宗逆旅曰卿昔
安任狀思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我著書示疾翌日公薨
實録院編修官臣李心傳謹按起居舍人告院
舍人會上疾不能勤重華公陰諷諫院論婉說因
乞致仕下殿徑行改祕閣修撰侍讀兼實録不至今上
即位除中書舍人時實録院修撰兼實録不至今上
深甫論公言不顧行提舉國官每三年察官交疏
則秩罷時慶元二年也嘉泰五年始復官再爲興國
宮知泉州辭授寶謨閣三年十一
月丙子卒開禧元年三月
山距家巷語可達也夫人
即師撰新塋墓實謨閣
冲皆賢也既佳未仕者張紹張壽未嫁者二女孫女

[illegible]公言之而[illegible]公為言未[illegible]
然後學之明[illegible]
[illegible]而後[illegible]
民肯[illegible]
軋為之材[illegible]
庭為之主[illegible]
之情[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十從容請公所論著 光宗嘗因宜前獨對許公且
大用及 今上御極有旨 補堂之舊招徠初載旁諮訪
之美然而奪其眷者使反為怒蔽其知者使不復思
而公之身竟以斥矣以彼四人使其君臣之際如此下
之交不遂棄然為時所向而謗譽雜於朝市疑信異
其終始則夫功烈之成就曾不能萬一而況其有大
侍即察公行之始狀其行於太史行之從公蚤載之
詳余亦陪公游門十年於教余勤矣故撫其平生大指
刻於墓上以記余之哀思而公所以歎其開物之易而周身
之難成名之尊而取功之薄也悲夫公葬四年吏部
銘曰嗚呼陳公未壯而興群士驚奔來師來承三代
紹紀漢唐制度百世雖遠一手以數事研於緯德藏
而發為詞華乃學之餘內聖外王本末洪纖春秋
四人孔子所嚴建隆之元實維下武對酌損益可繼
矣禹夫欲平治必待其材生之甚難矣我胥培名胡
忘高實參惡富裂奉棄文錦縫彼敗素言頑如果其說
云云摧書如林其樂欣欣有橘之旅有商之旁有擊
其舟音遠不聞我蒼洞村沈矣南塘三物則存公矣

著作正字二劉公墓誌銘

陳興乾道中天下稱莆之實曰二劉公著作諱胤字
賓之弟正字諱朔字復之其舉於鄉交成於理義
輕爵禄而重出處蓋淵

民能盡力居家以父母兄弟為心而不私其身鄉黨
隱一州之患若除其身之疾其餘瑣瑣定臧否公是
非審予奪皆可以垂之當世矣　孝宗始初求治召
二公寘館閣犯而不敢難進易退國人貴焉以為麟
見獲鳳来儀也不幸正宇年四十四以乾道六年六
月卒其明年五月著作年四十八亦卒四方相弔如
喪考妣著作生毀齒日讀千字已記憶猶摘誦不離口同
學兒輩多季野笑曰豈聞者異之詰所以樂皆自言
心樂此誦父樂益深矣耶士之不求為君子者視此
也二公及翁蓋師中書舍人林公事之終身林公名
光朝莆人所謂艾軒先生者也正宇少而喜易新以
名家著作曰春秋為王介甫弄筆矣由是更治春
秋紹興庚辰禮部奏第一前九年著作以詞賦在第
三二公不為科舉學雖場屋充速之文與論著金石
等而春秋於三家凡例外自出新義爾雅獨至無能
及者著作既釋褐調吉州司户臨安府教授會正宇
迎侍夫人於永嘉易之委官温州召試館職學生院問
薦舉之敝著作對策曰此執政大臣為惠而不為政
致之也陳執中章子厚事又知其小人也然能不以官
私其親今將告執政大臣曰子為子厚乎為執中乎
則赧然怒矣至其行事則有為子厚執中所不為者
矣學者至今誦之余從秘書省正字藏貝移福密院編

修官毋老憂求去不許兼史院編修官著作同求去以便私也美職可因而得乎力辭不就右正言陳良祐侍御史周操疑其必去合疏留之余著作佐郎初秦檜死　高宗開諫路輪對群臣　孝宗既即位望太平旦夕勵講和未定內庭設射牌大雨水螟害稼而曾覿龍大淵挾聲勢陰進退士大夫士相顧莫敢發口發亦輒逐時論興二年七月也著作輪對見上曰群臣不以堯舜事　陛下臣不識忌諱竊深憤之正遽曰天下事可言者卿第言勿隱對曰自去夏至今日雨食東南三地震比又積陰彌月所至水潦蝗食雨中爲異尤大在廷紛紛謂　陛下宜避殿損膳自責矣而至今不聞德音古者灾診皆爲臣　君之一大臣奉行且不暇何足語此矧左右近習盜　陛下權耳且長淮無一兵之戍而　陛下乃親枝擊鞚銜轡豈緩急欲爲自將地乎閻德陳敏近嬖馬失臂梁珂亦摧折瀕死　陛下取親見也上爲改容動色遂下詔曰政事不修灾異數見江浙水潦害於秋成朕甚懼焉其自今月朔不御正殿減常膳及當今急務著作復封上曰陛下引舊條謀政事得如張闡王十朋可也乃與覿大淵連輦觸詠唱酬字而不名罷宰相易大將待其言而後決平嚴法守裁僥倖自宮掖近侍始可也今梁珂一年三受醲賞他內侍一日遷四使而但減鄉監即曹數十員乎昔姚崇以十事要其君曰能用則

就不用則去今陛下以五事要其臣曰有能去能如是則留然則寃用大
羅崇勳使罷去呂海范純仁力諫獲王稱親爲根可
今公歷如楊倓曹尚默視不敢議然則安用臺諫
及言國初潛叛雖平人情未
不便者一切開上改之今徒監謗俞容豈可不畏禹
之患御史無鄂其總爲人獸雜亂之禍願陛下罷
行前事應天以實疏人望求罷留之
數十不可以爲湖安撫司參議不行五年十二月
覺天淵出爲絳帥於是天下相慶而吾仲父爲州矣
知温州春夏不雨公全家淡食請命八十餘日毋游
夫人餓以梅煎自乞稍甚喜崇道觀而去始正字
詞温州戶曹緣歲大饑繼以疫正字計口受祿必
其餘散殊日有常數同僚富士富人爭勿之採醫
至門輒去定擅鼻却立正字親切脉煮藥晨往晏罷徑
入徐出有難之者曰將爲太夫人憂曰此老母意也
所活數萬人聚道旁拜兒啼懇無已
者擇取此溺狀疫猶未已
得衣食既而著作來守故民望之亦如正字及著作
亦去又立旧天以王劉賜我而不能終也秦恒莆人

往還必問若作正字反將夫人安否其皆本也哭之
旨失聲此蓋余少年親見聞實事也正字既解尤宜
乞監獄廟召對奏曰陛下何不延納慷激敢言之
士而聽許其讒堪之言因以自蓄察成敢得失必是
不得留猶改官知福清縣福之支邑月貢美錢而無
經賦正字盡罷其役復請緩輸數月帥爲併覓等縣聽
訟使兩辭自詣無遣呼者帥食挂錢於門民當其物
持歲而去邑歷常平吏概索所在時王參政之望爲
帥自尊不復降屈正字以義責之望不悅也若
五月以表復召對虞丞相允文贊上謀攻
復銳意布進首趙和之正字極諫曰臣朝夕日通和
未爲大衆皆曰當歲幣增黑增牌浚隍矣前此江上教兵
不許備守分江北諸城增陴浚隍矣前此江上教兵
彼且呵問今決淮分屯諸郡聲援四顧參屬或未我弱
殆不可測宜選其將廉其儲峙責成於帥重堆事者從
容以待其變若其果彼不測帥合中泉響
赴而兵不必衆就虜人多遷虛踊空
過爲指料將有臨危矣此所謂決天下於
一擲者也正字深不以爲然時主無不獨恢
復者朱公元晦亦以爲義在復讎遇著作郎事
德遠坐論之著作即日朱公曰乃爲賢之德
遂交攻德遠著奏部侍
宜散處州縣不得與議官待至信未得會
議官待至信未得會
呼正公之謂歟

之危而忘其身國家之便而不利其榮若歟著作
之還自溫疾有聞請水大旱手勑救荒十餘事率卿
人行之招潮惠來南白守免力勝田集城下郡以不
飢莆之苗斛餘六萬建炎盜起漕司奪其軍食猶剩
二萬五百入之福州自是莆有猶剩米斛增四歟焉
進盡編之正字嘗行泰溪有道殣者駐家良久棺斂
歷之乃去過劒津望喪復舟號呼辭鄰夫人舉金救之
而免平居昏暮扣門請書以春候之云行事隱顯大略
如此自謂朋友講書爲最吾本至樂常回天下至大也
千歲至遠也所不可一日無若公論之所由出也鼎山永久籌燈

判詔常昌鎛聲未已死日家無留貲著作前後夫人
皆林氏子彌正朝請郎淮南轉運判官彌恭彌邵女
嫁鄭其卿林尚之其卿基官正字鄭夫人星生三子
起晦朝奉大夫祕書省正字起世池功郎南海縣尉
皆已卒起元某官蓋著作正字承議郎正守奉議郎而
彌正起晦起世登進士第起元則起悔爲大夫時
所任也諸孫曰瀛曰鎮曰爰曰洪曰容曰冒皆幼而
正字則希醇希道希謙希深所爲祖也余童孺事王
公既與彌正爲友而起晦實同年生彌正曰吾其父
銘以幸子病眊十年不能文嗚呼悲夫王公之事起
文軒先生爲國喪吊筆濡不忍銘以至是也而余何
辭雖然起軒之不忍痛至也痛且遠德脩運無及

屬東着矣而余何敢忽每念紹興末淳熙徐君汪聖
錫芮國瑞五龜齡張欽夫朱元晦鄭景望薛士隆呂
伯恭及劉實之復之兄弟十餘公往雖在其道神矣
身雖沒其言立矣好惡同出處惜進退用捨必能一
其志者也表直木於四達之逵後生之所望而從也
著作既教授溫州正字亦次攝學事於是邦之士被
山通谷淩泉源而達之川流其尚克有聞二公之力
也蓋余昔孺子而拿老矣而又何敢忘乃為銘曰
範魯祖也愿主父也顯考諱炳三世長者府君將終
有虹閒然升堂繞几如綬蜿蜒其端二公奚宇之府
不諫奚待姬玉斯攻如木斯繩治煩去惑昌道以弘
有孝有德以言以謀並事陵敎慮擇慶朕樂聞過
舜諧其孚伯夷叔齊稱之到今詩溪之原土裏之下
墓櫝相扶百世一也我銘其詩古人無已庶幾後生
聞風而起

朝請大夫司農少卿高公墓誌銘

宣和啟運朝九年七月壬寅高公紀止內禪後崩甘
公紀子世則任不過通判道廣戚畹初自著述是
自以下惟從相中興用人道甚盛恭
秘閣世則子百之亦宣教郎秘閣修撰
又公紀曾孫子潤太常博士潤太常孟貢孟頫孟

氏美仕具是矣比其他
少相什伯也夫不問材否
以賢自異待時而顯天以
肖宇之烈嗣太伍思齊之
延無疆大歷服本於至公
區區恩愛豈清我闇於長
不便故高氏不得志於
全　高宗惻然命宰相
詔偶未及也余以國史
請為記其墓曰少卿字
不妄交接內敏而外
言人倍賢之謂平江府

冊通判平江府事長官如父兄職守不便立治亟改
吳人圖田經界下流者以里計皆豪勢家也公視水勢
所向標拆發之人不敢怨知荊門軍漢旁百六十里
雨潦昌民田耕者不償種官捐廩六千石猶不能救
公曰此可謂巨害而昔未有議何也為沿溝築堤十
旬而成歲以不饑於復處得羨銀申覆甚衆公皆異
之公孳瘠小郡辛苦在民興其大利約已惜費整壞
理闕又摘試義勇歲備軍容完新聲聞諸司薦授太
社令還軍嘗大埋丞倉吏曹即提舉淮東常平茶鹽淮
東久旱飛蝗食人食幾盡公予州縣粟五十萬分擇
官吏悉條前後賑卹善者數十事施行之勸鹽商以
米貼鈔販舟鱗集歲七日率屬郡潔齋合祠以祈既

大雪蝗死麥熟人以爲至誠之應鹽司故例享公前去法不應得者先繩以身吏臺蠹頗息亭民本盛量留十一償放博户火伏日多支責增十三四召還除左諫郎軍器監入司農爲少卿時太倉米名貝無實上下蔽匿莫敢覆按公疏十年致弊本末請一洗宿負給新錢從之方別爲綱條吏後可遵而公以憂歸矣

杓公母安國夫人年且九十聰明輕捷無老人狀諸子諭六十各守一州迓之將從公請而往疾忽作公奔走省而夫人薨勺飲未和嘉泰三年十二月甲子公亦文年六十三四年十月某日不淌與弟不偕不倚以公遺命葬於平江府吳縣長州鄉陽山妥李氏王氏墓氏皆封宜人其卒皆先公其舉

公娶公諱郡最大朝前後七遷得少卿在庭申請退而不怠其疏曰昔人也高氏舊族九世初以武功後以勇龍獨秉衛登進士第今爲清職郎所西安撫司管官昔后自以閤內錢買國子監書賜其弟款識曰元祐丙午崇慶奉則請書之義至不倚始當之也今高氏子弟往往藉於是將爲進士業爲文字科目楚其家也嗚呼后之志也歟銘曰衛高祖結元祐檜古復祖宗法開

楚之郊以庸以續表著之義
畀厥子孫之祥始基於此

○夫人林氏墓誌銘

夫人林氏生婺永康父簪書籙密院事大中嫁同縣
宣教郎通判臨安府應懋之應君吏部侍郎孟明第
三子夫人年四十二開禧元年七月從夫知寧國縣
辛嘉定二年十二月其日葬升游仙鄉豐嚴子三德女
歸辰州司户王倏應君以書來曰林氏恭約苦節在
郡衆和樂慈子訓之嚴操下接之婉處家日未嘗降
室序敏察有智能助其夫非止似婦職爲順也夫世之
欲榮官顯仕者無不致享其妻子而士亦有固窮甘
約至凍餒其妻子而猶不得爲薄者彼誠知其所以
享之不在彼而在此也故雖拱壁駟馬莘墜翕赫於
生存之前而不若片文隻字斷石漫滅於零落之後
林氏之死倘不辱而賜以銘則是所以享之者不彼
獲而此得而其致薄之過可以先矣余讀而悲之昔
予在金陵雅聞君能治寧國號令清　省絶少咎朴
民愛信之異口同辭余以病歸捨舟山行始識君見
其質性冲泊器宇明審侃然窮邑中量過其任者也
夫鸞翥而鵠舉枳棘不能棲宿也昔人記之矣應君
豈以一縣自薄者哉余既衰惰不與世接而交朋之
念已矣然則君重戚於夫人之不遇余預有責焉故
不辭而銘銘曰　樞密女歟侍郎婦歟其夫甚材可
係武歟余實銘之觀爾後歟

孫永叔墓誌銘

餘姚孫君椿年字永叔生五十九年卒於慶元己未六年十二月甲申葬龍泉鄉澄溪原君子走賚兼索銘值余得眩疾久理頗倒不自省録乃請山陰陸公表於墓以待余疾更十年不愈之宏索銘不置閒爲苦詞以撼余曰澄溪中奉慈吳泰壎下何余愧不能荅也初君五世伯祖樞密副使汚號名臣而君之曾祖璣祖繹無仕若父脩職郎述始絜君於學東南師友多聚其家君剛特博達精力過絶萬等寒抄暑誦寢食失期會凡書籍義類深淺古今事物變遷來章錯綜機神融夜往往心悟所以然越之縉儒廣士爭及在人主前口論手畫見於用而成功名也君既不遇行之家推之鄉宴燕於孤姪待君而後立衣食其狀人歲有常廩親戚故人隣里賴以不乏餼露者甚衆又出私錢築堤捍海縣無凶年纍若力也所以善君之賢哀君之困開闔宛轉句字抑揚月進年過讀者爽然尚親見君子之爲人也所貴於生謂吾不苟生也所不憾於死謂吾不遂死也一字之褒一善之士髮謝齒落遂至稱死知者皆爲君歎惜故陸公歷叙君學能抽先民之微智能發當世之慮而其恨不見於用而成功名也君既不遇孤姪待君而後立衣食其狀人歲有常廩親戚故人隣里賴以不乏餼露者甚衆又出私錢築堤捍海縣無凶年纍若力也所以善君之賢哀君之困開闔宛轉句字抑揚月進年過讀者爽然尚親見君子之爲人也所貴於生謂吾不苟生也所不憾於死謂吾不遂死也一字之褒一善之名而君能有之備載文史記之不過是爾累行以尊榮於生而耀於死壽遠而君能得之者是固之欲富將以明孝也欲貴將

以明奪也予奪之當若是而名稱之所爲有無也世盖有躬富極貴而予奪之當若名稱之有無今得預焉則貴未肖之實豈不前定也哉君之前定者既如此然則之宏之文又如此然則之宏之余銘速之勤逢之久余之亦必出於此也君屯昌公之從君席卿貢之襄之頻女嫁其官吏彌忠銘曰昔虞仲翔劉王景與朱育繼之炳其册青越之多賢有茲有伸噬乎勝君敢懷古人

林正仲墓誌銘

余爲兒嬉同縣林元章家時邑俗質儉屋宇財足而元章新造廣宅東望海西抱三港諸山曲樓重坐門牖洞徹表以梧柟檻以石藥行者咸流睇延頸元章能欵喜散卿黨樂附語予自刻琢鴝請陳君舉爲師一州文士畢至正仲豈進士第正伸名順叔寬整有句量朋交愛信爲羅源主簿丧死者焚屍廢其官衆董合和凌風飄颺仲雕文榮山治塚塵藏之指變其俗有以易之人徒與縮手正仲自與銖勸成之至今爲利群盜庸保戶部贍軍庫元章卒正伸哀毀成疾未幾亦卒群弟環視從容誦夢中語曰世衰道下倫作者興起因報手而訣年四十九時紹熙元年七月丙寅也以致仕

恩迁通直郎三年十月巳酉葬于北湖夫人葉氏二
子子眞早夭子普長女爲左尉嫁項叔益他日普
謂余吾祖若祖母叔父皆得當世名人爲銘獨我
二十年銘未立敢以請始元章奮獨身自致大家矣
而抑利務與晚歲極淡薄正仲材富位狹所至有紀
懿仲名淵叔敏兼精識衆尤以爲當遠至然皆止於
選人正仲死子普方十歲稍長崇奄廬闢基迫吳
草秋葬美橫寒碧與余書詞甚美懿仲諸孫亦早慧
同時中童子科鄉人甚以爲寵夫五十年之遠盛衰
能否未有不變者今其孫曾墜昔壩畎初畬長立勿
暴滋孳於舊豈非元章好善之報而正仲兄弟未報
之澤歟嗟夫余既銘衰而見元章四世於余不足悲
而元章之後益隆可喜也銘曰　望江之宅其傳無
斁元章之德集雲仍其久而新正仲之賢合二殯
存以奮後昆請視斯文

○夫人徐氏墓誌銘

始余入太學與信安劉必明會直廬必明初解揚飲
啜俯僂又手低首意氣冀冀異甲卞殊甚余頗疑士人
甫得官即矯亟爲是何也及在荆州必明官博士間
携子克勤相與還往風霜霧露淡語常盡日尤甲下
過於直廬余尚疑其自抑以求進勢不得不然非情
也後數年必明令湖南有能政舉負足一日引鏡照
白髮慨然歎曰此豈改官時耶遂謝事去余聞而異
之道行信安必明迎余客舍謙謙甲下如故自是十

年必明書疏不闕然愈甲下不已噫爲亢而昧進冊
取垢辱而以浅疑人然後知必明之賢遠矣克勤爲
余言徐氏之賢則又有異焉夫人襯州龍游人也幼
稟天巧嫂亦他女作極奇綴裙襦間傳說謂夫人波
及是否吾當輸波物經夕而成莫能知其出兩手
也父死母將以嫁始子之富者夫人訝未成服閒知
其故嫂慟殞絶久而後蘇家乃止不敢言終養兄徐
如其意夫人曰爲當人妻我不顧也必明使聘焉既
而必明忽暴得疾不食柴立視戚爲夫人憂夫人曰
已許嫁矣死生從吾矣疾何道必明貧甚約弟治而
家身遠出弟有餘粟析之別村葉夫人破屋中一婢
必子爲賢而若是亟具歸將歸必明出其書教學所
得也乃已然則必明以甲遂其高夫人以剛佐其潔
夫婦皆一世之傑可敬已夫人以庚寅十二月辛丑
年月日葬西安縣浮石鄉港橋克勤白立亢告且不
獲事夫人而獨記其言行曰懼不傳也銘曰

提刑檢詳王公墓誌銘

初龍圖閣學士太子詹事王公薨于京師之第
請收還威福除秦擒敵塞之政天子即日施用入館

論事益無避爲侍御史旣張公俱去素負大節慕袁安楊震爲人也時北方餘與學未棄耆老先生尚多有旣聞公風聲服其行事莫敢爲行者故紹興末乾道初士類常推公第一嗟夫富貴何足道哉能以公議自任謂豪傑之士歟公旣歿二字守其家法請聞詩字與之者長子也始從詹事游太學已乃授承務郎監建康府粮料院福州連江丞審察登大理爲司直主軍器監簿復丞大理知和州易知光州自請筆州雲臺觀召爲考功郎檢詳樞密院文字固求去提點江東刑獄卒年五十七慶元三年十二月甲申葬於東山夫人孫氏後公十年卒子夔宣教郎知某縣事女甘早卒孫某某官公少有大量遠識寧施博取輕退重進天質自然方擢婦而詹事擢進士第一甥之高貲多欲壻公以自納公辭焉馬姑女長矣且貧娉之實敬終身既詹事於法當任公公曰二父老矣請先及詹事薨而公爲士人如故重赴省試而詹事得鎮夔子公曰父母沂江上峽吾何忍較名於此棄試追及於潯陽金陵治留守之喪議出便門公約教授曰潯曰此卽也而終不以正無禮之過流必及上卽以故止滿秩到選牢相謂人此主盟齒子不宜屈銓部出帖使見公聞不俟裝歸在連汪如有所不樂一日謝病去新帥適至留之不可堅薦於朝命下逾年督迫起發又謁告逾年既而司直久不徙或疑以問公

公笑而已治遣卽徵穆敏貴因於是魯將內禪以
詔旨趣徵果甚急公勒報如常日竟得以赦原罪往
行事皆此類也周參相既罷以去著多善政公當
與御史同僚貽書鏞請由是出守未及下而移浮梁
公欲無往余面勸乃行師道同晉建城監董職輸
最為一郡惠公奏褒之後余過光郡民謂余曰賴
侍我如一家人而指道旁木拱把百里曰五大守所
種也參頫長數尺矣又指郭外某橋曰大守去日我
輩餞此留之今方修耳其使江東頒荒事故治審審
入聞公來喜甚迎之數驛其治江東如荒事之治人
以公去其害民者父子一也故
其守而人哀之如思厚事不
性也而自克者寔繇父而賢人之常職也而自肖者
鮮然則公能率人之所常而勉人之所罕是以為賢
而宜書者也始公召審察比冊為郎皆趙丞相所進
趙公得罪門下士往往畏匿改事獨公不磷不緇如
趙公在時毀趙公者熟公素行不以為黨也歷事三
世雖未蒞參論建然正學書言未嘗相時容悅矢義勇
發不以休利動揆使天假之位表楊民之世德未必
不於公見之矣故余既為公惜而又於邃焉也有銘焉
銘曰若昔晉事盛主賢翼獨行無儔一世所隨粵余
之天產良玉宛其■之成美不琢宮職雖傳如彼辭
華必牢以義乃為閨家河曲千里江則有記其子往
矣其孫繼起

蔡知閤墓誌銘

章貢黎諒編集

公蔡姓父勝其名字里之詳人魯祖岳祖欽父對贈武德士對策第一授江東特領拜庭下至公獨抱芳簡揖即因請以資禮見召賜祭隘密使欲除學官且我意於公賜公心之謝有殊出副東南十一將捕獲奈盜當賞公不自言召試閤門舍人魯觀用事奠公見已故召衆舍人飲輒差會期同列屢趣公公不肯往既得對陳六事移畀上語難反覆公辨奏從容筆付不起知邵州論歸之日不

之曰觀卿一表前程未可量也勉之命周丞相留公館伴公辭至郡言州起總須所錢糧萬緡惡舟敗詔易以銀在邵二年公私便之邵人乞吏留一年勒碑紀政公皆禁止還知兆州未至　光宗召復爲閤門舍人遷帶御器械未幾武德卒上數問蔡某何時服除召復爲帶御器械時帶貟足公辭詔貟外供職　光宗之在東宮聞公不見貟覬對宮僚嘆息言佳士難得退朝常目招公邵州還也　光宗方參決見於議事堂謂公向在閤門瞻有人稱道今去幾何比來安否其再爲舍人也知閤有闕將用公執政亟召劉敬授之上固不快至是遂　門事公以前比無用士人固辭帋許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喪

太皇太后命　上即位三公與同列輔佐宵扶抱登御榻淚決不敢　上即位三公與同列建德縣群強盜十人囚柵湯池州矣公閱其案有弓手坐他事同繫救囚姑自誣服弃逐見太守急呼至屏人曰若知真盜乎趣禽有厚賞盜果得十人泣拜去人以爲神徙知楚州北神鎮少年以剽境外爲業前後不能禁公日與鐵米什伍個察用其豪爲總首旬一按試兩男以案有易用最擾聚衆越淮自稱元帥謀取園寨邊人皆懼公發示不知者密設方計俘誅以聞諸將嘆服自謂不及也擢知廬州公既領方鎮經畫益遠議於今新城斗梁月城中間合築相連創二水門增

建康戍軍使其家勿更戍遂肥河修巢湖西口閘以通漕且造戰艦於巢湖並湖民願爲水軍者籍焉湖有孤姥山急難可保泰乾道中爲寨至五百散舍七十今遂廢而西淮民焉官可給直聽自養歲大閱以試之朝論相持久之行而公已歸死矣合肥椿積錢七萬待非常朝廷意帥以侵用徙置浦司公以自飾郡實者別儲之吏遷(遷)其舊庾有楊樁數至光州獻攻守策實覘我守不可輒上聞公奏拘禁內地從之除吉州刺史提舉崇道觀將用爲楊州舟垂下嘉泰三年八月甲寅卒二十四開禧元年閏月壬申葬瑞安縣雲峯寺後出東楊氏封宜人子儀保義郎新閤門看班祗候任滿引郎江東安撫司幹官信州節

郎新閤門看班祗候儻其女適吉州教授徐逕先卒孫男六人孫女五人公念儀爲政求卞疾者審郡利病條畫脩廢先後必倫未嘗立名字斂財而常必其餘與民歲時寒苦賙其尤貧不自業者親至學官課萃諸生勸教有義士人與起莊廬對馬亮包拯之墓因墓作祠趙立魏勝死戰於楚泰州其肇刱以公田給祀于家者不以寇踈存問無絕蓋公以忠孝發其剛毅慈良成其密察故凡所施設尚皆可紀而余不盡錄也宗已不豫雖御前湯藥未平不更不知之多諫上

宜過北宮省候如禮晚歸凡上言或訐至上寬優不
加怒然亦不能於也自是中外訛言相洶動無不議
切過宮者甚至肆以相攻擊上衣裾泣曰壽皇疴
也陛下合上輦上出陛至福寧殿不退上亦泣曰此
非卿等行處也急還內禁明矣父子相見宜候疾瘳公不懌告使臣下輕議君
父可[redacted]宰相悵然曰君疾殆為疾也且人臣無自以疾名
疾日御朝自如茲所以為
上身之理既而壽宗大漸上成服宮中中外訛言蓋
甚或言某將輒奉趙或傳某軍私聚哭大抵皆反矣
朝士潛遁者前後數人私竊以家去者甚衆近幸富
民競置重器村舍中都人朝夕不自卹或又責宰相
上雖疾而不臨喪無以辭於天下今
建儲決則疑謗釋矣宰相又悵然曰他日嘗降出一
草字書曰言儲副事吾袖進取旨上變色曰儲副不
諒建建即代也朕欲卿知其安爾然試合辭以請
上再報曰甚好朕欲退閑久矣屢乞奏事不獲命憂
懼無所出公自爭過宮至　壽宗崩晝不食夜不寐
私念曰大行宮無主而
儲嗣未定疾不瘳請儲不獲計且竟
儻白　太皇太后遂立元子　代執喪　疾果
獨與知樞密院趙公汝愚往反定議時韓侂胄尚在
閤門公素善侂胄曰公於　太皇甥也吾欲以公至
趙公所侂胄知指許諾公遂挾侂胄見趙公約二部尚書趙公又約工部尚書
知省開禮白太皇太后

戒郭杲飭宿衛起居舍人彭龜年告嘉卿備進筵
定矣五年七月甲寅禪祭時臺諫官有待罪城外者
孝宗崩不敢復入而學官須祭畢將歸田里次皇太
后遂引宰執至簾下詔曰
皇帝疾重今未能執喪
自欲退閑此御筆也嘉王可即
皇帝位尒恭聽尒命今上曰
皇帝侍疾重華宮
躬行喪禮百官泣拜起而
皇帝疾復久而學官
皇太后定策遂立元子之力也及
皇帝
皇太后
皇帝
皇太后
皇帝
皇太后

貪向人鋪說無異好美色也有詩數百篇思古奇格
橫絶欲起冰懸雪路使讀者變色慘慄肯首咨嘆不
自已然無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爾蓋稱譽名
家多發興高遠之言少驗物切近之實及沈約謝朓
求明體出士爭效之初猶甚難或僅得一偶句便已
名世矣夫束宇十餘五色彰施而律吕相宣勢五
[redacted]無不按節走之君尊臣卑
萬象狒芩桔梗時而爲[redacted]
甲賓順主穆如九投區矢破的此唐人之精也然厭
之者謂其纖碎而宦道淺肆肆隆而亂雅至於廷設九奏
賓就大福而反以浮譽疑[redacted]宮商布縷諺組繡則失其
所以爲詩矣然則發今人未悟之機回百年已廢之
學使後復言唐詩自君始不亦詞人墨卿之一快也
惜其不尚以言不及臻乎開元和之盛而君既死
同爲唐詩者徐璣字文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紫
芝紫芝集常朋友殯且葬之在塔山林嶺兩村間嘉
定四年閏月二十三日距卒四十五日銘曰

運使直閣郎中王公墓誌銘

公王氏諱文禮字立之余既爲興之銘墓論其家世
詳矣興之公兄也初公由太學用詹事恩補承務郎
監湖州烏青鎮有醫善爲方得賜帶如從官吏喪之
宴聖節君卿監上公按令黜其班又有訟其留人子
女者奪以還民醫不勝忿[illegible]

泉州患安平橋禁移菴寮有壯者殪殂菴主僧
郡將請蠲爲義利公捕[redacted]毆撤守怒詰問不測公徐
疏以實守因敎公藉其貲[redacted]軍器所幹辦公事開爲
卽辟鈐轄幹官兼制司買之豪王姓養族人子族人
爲大官併冒其籍已而有子族人子曰籍之財皆吾
故物也不與弟一錢慰之二十年一旦獲罪矣公嘆曰
世未有貲巨產而子於人者且安得異籍遂中分之
其兄乃服詣公謝一蜀傳誦以爲名判授湖北營田
幹官瀘帥張孝祥被殺賊黨多兒死配流過江陵公
請帥奏於朝正其罪會慶節禮畢吏以例白留山棚
元夕張燈可就用也公曰歲不稔民且飢宴遊可預
計耶力勸去之會公再從蜀帥辟機宜文字將祖道
公曰山棚尚在不敢帥亟命除而後赴坐人兩貫之
吳挺死屬光示不測公未遣代或謂受氏世抒蜀
故名[redacted]家軍衆[redacted]其[redacted]
累攝事者至[redacted]亦皆[redacted]
李世廣攝參軍載朔延始用張栻而以李爲副衆乃
定碑知黎州兩南夷[redacted]
反公切責諸將曰爾輩常[redacted]
在已是以遲爾委作取[redacted]
枚義勇正將楊師傑委以討賊大渡河側有聚落曰
三村居民百餘家素爲羌[redacted]
之徙於內地邛部川五者[redacted]
以出兵公以通順[redacted]

猶舉數千人圍安靜寨公享賞募士內外合擊大破
賊斬獲糧仗得兌者十三四諸將欲乘勝渡河公止
之曳失索請以買和舊約得搞而降公不許曰彼能
放兵束手當貸汝死否唯有戰耳公於安靜新舊寨
中間擇險要築艮溪寨視二寨之闕脩完之愈年
失索乞降甚哀公已移知常州矣爲庭受禮畢遣去
曳常如詣事治郡以明義尊
有手刃傷主及家數人皆死焚其廬帑州以無證佐奏
裁公亟具駁論如法公在
化省爭訟爲本滯案如山子奪皆盡秩且滿旱乾無
年公疏救荒莫若預紹熙未費數十百萬而人相挽
死如故者行之晚也又禁米不出境麥無越疆雜貴
家護載上司督發皆不聽是歲田無荒而民食猶
自如朝廷命公留將卒行之不樂者排公竟罷起知
德安府改大府丞除考功郎建言磨勘法文臣以四
年武臣以五年而起理必自五六年之一日然或四
五年而爲歲六十九則五六年之一日而有不得任
其後者矣非天子所以優臣下也請限歲終得磨勘
至今行之出[redacted]江東轉運判官約冗拾漏未久有錢
三十萬緡別藏以待非常爲部內損積逋減月解廣
德賑飢宣州南康脩學養士費皆自出急吏緩民損
上益下隨形糾割風俗大改加直祕閣仍運判以病

主冲佑覲歸至蘭溪開禧二年六月十九日卒前數
日與余書論事耿耿不疑其有疾也十二月辛酉葬
于白巖宜人萬氏先卒再室以張氏子曰仲龍迪功
郎江淮宣撫司准備差遣曰駉其官曰騄二壻曰朱
益孚曰薛師謙公果敢激烈當官職與事遇法理不
順者直前疏治矢縱川決莫敢嬰忤信其志雖雷霆
獨立猶面折無諱也在荆州向余劇語詧事紹陰間
憂勞忠慮千時正邪賢不肖一一記憶無遺夫能知
兄弟之意以達之於行事步趨若一人尺度若一手
至先之於性放之於古其不合者少矣而甚公者曰
此一家政事爾余昔至泉距詧事三十五年矣其人
思而愛之如初至浮光與之遺蹟又余所親見及公

攝閬而遞去去常而復游也畫像以詞刊石以紀傾
郭而送扶舟而後先不絕也一家政事何如哉然
則為公子孫者皆勤其業賢其賢曰一家政事然也不亦善乎銘曰
術鹽梅同味而異物偉歟立之而以剛聞資之以仁
從兄之温高岡千尋洪流萬里不為清談著於已事
非色非聲衆人母之咨爾後來尚禰祖之

陳叔向墓誌銘

叔向名葵姓陳氏處州青田人父彦成宣教郎致仕
君第進士莆田主簿攝尉盜獲法應改官君嘆曰彼
罪且死而吾利之耶簿緣故例掌僧租僧遺簿來有
定數裹山一寺至六十石簿得之安君一掃絕教授

婺州教官歲取錢米於學取職田於東陽縣數百千
君別藏之爲諸生市書畧具焉又教南外陸宗院趙
丞相知福州君謂趙公未知道指告提耳累千餘言
併以崇飲飾游爲戒趙公矍然受規薦審察授淮南
運幹方議脩石梁尾梁堰君言今果行此則真滁和
涵浸失業濠光安豐怨不保護六郡體大備圍當別
求事遂格運司交弊將半而虜主卒北人要君改服
君止不渡淮或勸姑聽許君曰清檄今輸銀絹耳無
預吊卹必若改服須奏聞也虜不能奪竟常服而畢
知平陽縣號爲劇煩君蒞以至誠適緩急之中吏民
畏悅紹熙五年正月五日卒官年五十六夫人洪氏
後十四年卒子志仁志義五女嫁者卿貢進士洪繡

康伯起太學生劉之海之海死迪功郎監海鹽買納
場庸葆慶元四年十二月甲申葬永嘉縣三洲墓湖
山乾道淳熙中問學于曰盛上梯山棧谷自力於善君
仕不希舉有輒推其餘以與僚事父孝謹宣教君病不解衣
數月兄弟相愛友門內諧樂無疾聲遽色祭廟以主
合祓以宗行義脩內外完拊彬乎一鄉之和也有吉
人良士之實矣君既與魏益之游每恨志慮昏而無
所明記憶須而不足賴益之因教以盡棄所懷獨立
於物之初未久忽大悟洪織小大高下曲直皆髣髴
若有見焉自是以師道歸益之且疑呂伯恭誦書徒
多朱元晦修方不療時呂公已下世矣朱公雖論未
合然重其謂直無隱士有此君取者必使往從之曰

可以寡過也昔孔子稱顏啓惟舉一而返三而孟子亦言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海往往近於今之所謂悟者然仁必有方道必有等未有一造而盡獲也廣大而常自言用功益難進道愈遠古人今人皆未可輕議其勵志勇猛蓋不以悟自足也而益之不然獨守其悟而百聖之户庭虚矣然刻叔向之所以異於其師者益之亦未暇詳也二君死餘二十年余寢老病追念往事悲慨無已銘曰　覆甲而行尊言約而義富經術修明表裏純茂　王精金宜在清廟此趙公薦叔向之美也叔向之棄拂趙公如彼也趙公之敬聽叔向如此也嗚呼能用功名顯有以也

黄子耕墓誌銘

子耕名嵓黄氏自金華遷分寧至本朝爲豫章閩家矣給事中庸會祖也太史庭堅父也太史庭堅詩外夷殊域皆稱江西而黄氏由此不獨爲豫章閩家也子耕澄澗明徹人謂喚起曾直矣讀其詩詞如逗幽薄超高丘宇宙奇曠風露綽約人見又謂非子耕所能嚢直遣墨散落收拾未盡爾子耕不自是豪舉也從郭子和宋元晦甚久取友雖卑傑士而皆行篤言信步步著繩墨業嘗放達而好悠游而無程也故子耕蚤歲名重江西調瑞昌主簿監

暗淡大禮事務惶恐以咨于耕于耕出祇候庫牒指
曰此未嘗許重鑱也且安所取金事務怒曰監官不
材吏輩自飾之于耕笑曰大臣莊其首所以敬天也
若專知陪備豈勝任耶事務以爲玩已益怒盛氣將
効于耕或曰彼事大臣以禮子事大臣以諂可乎事
務慙而止先是湖北安撫使章森薦可職事官前宰
相趙雄知洪州又薦轉運判官林湜薦至是給舍侍
從又交薦要人使所親招之不往因其知廬陽縣遂
以爲堂除五溪故徭猺族種逼迫雜耕省地上氣勢
自由縣官不能主令于耕陳詩勸曉有公事立期信
使之緊慢應手如一家人監司又爭薦朝廷第其譜
于耕亟授處州通判經總制有額無錢十收六七每

歲三月石門放鎖校之有長減磨勘之文俗號爲殺
最綱其法必行通判平辭借係省頑欽牙契常爲殿
矣于耕會一郡成賦法應隸經總者以十年中酌取
之閣免其逋負減額均等故能盡革更爲最矣兩浙
薦士又以于耕爲首主管冲佑觀兼管內勸農公事
丞臧爲三遷告類皆喜曰朝用矣然子耕意不樂間
行西湖戴蓮葉亲擊汰慨然歎曰我昔在南北山一
水一石無不自到今無有清味何耶豈毫毛耶抽市
朝山林故相遠耶遂以貧請去知台州又半餘以從
弟死請歸哭之論者頗疑其迂子耕請不已知衡州
過撫州哭弟哀甚得疾即謝事請子進藥不肯飲爾
以喪禮而已嘉定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拍床呼曰可

行矣夜漏上十刻手書起宇娃祝之坐良久卒年六
十三六年二月丙申葬分寧縣雙井夫人吳氏曰娃
國子進士整子耕卒後二十日亦卒曰在女嫁承事
郎監隆興府苗米倉趙崇誠先卒孫曰鏶初子耕得
台州知其家世者謂晚暮必以唁子耕子耕曰某書生
家此過矣既至則勤若夙夜先勸後禁訟牒舊千計
銷縮纔百餘悍頑易節嚚險改行而郡稱平治自頃
吏道薰習所師用往往暴民之事也有欲行惠利者
共咀笑之而州素簡陋禮文所當施而有闕者輒曰
吾未暇也子耕於酒稅不用最高比於賣愉賙陰縱
之減則例添升方人感其寬既而課入皆多於舊虛
籍坊場錢百餘萬非本界也壹償不自列而在民者
猶太半貸不償取縣當輸錢七千萬子耕曰前後相
承至此爾不能為鞭撻費也盡除之為濟糴倉貯穀
青黃時下其價使不踴為抵當庫儲錢雨雪時量民
急與之置義冢二葬棺千五百置養濟院左為安老
右為慈幼又別造安濟坊居病囚凡此皆自有子
本末後不廢不徒為之名也崇寧興學臨首增修劉概呈
門益諸生食有詞訴稱小學生者建小學葺學諭教
之製繹黃器服飾儀門之兩無悉為貫區又矣徙而
新之更作罷講完城益壘班春閱武皆具亭觀坊巷
表揭悉可別識其費各數十百萬然後畿內之公侯
秦漢之郡國稱其制矣余觀于耕了外物成壞猶影
像空寂然而臺末參差有無之間急迫備頭

於歲月倏忽之頃常食糟糜鵝肉家人不知從大守為樂也特重教義興疲纔絕任為已責方寡郡志或言謝顯道家焉訪之有謝官人者常代院長送符帖益親孫也于耕對之座與論捏之次曰自今其為士人不耕顧覬之畫日乖廉門增開寂彼將不以名顯衛甘志數雖然使用世者皆若子耕之為則治不勝舉而古人之功効可冀矣銘曰　其文也舊其清也穉雖競於善而實無作慰且未為于復新

台州教授高君墓誌銘

君名松字國楹姓高氏福州長溪人曾祖冒祖亨不仕父融有素養起家衡州司户參軍既乃遯其官與野僧游一節獨往經年忘歸家人常訪求深山始得之君紹熙元年中第授臨海主簿書田尉不赴教授台州嘉定四年十二月六日卒年五十八夫人何氏先卒三子峻岘嵘一女從浮屠六年後九月其日葬焉江山門始陳君舉為名師自出新學文體一變集處多老成俊特君少年能探請深處語移日精銳鋒起同進皆回目貶末坐試入高選史丞相當舉送奇之更擢第一然君不專為科舉每黎明讀書夜內止書益多見聞益高遠華枝蔓葉自然消落以是不驟合於俗而昔之同進反先達矣蓋二十年方有名第既而司户死母陳夫人又死君益以其閒放肆於書

尋流會源今古終極不輕費一卷頃爲洗沐地也又
二十年同年或已改官登朝而君方至台州故例博
士撰辨訓一二通據案抗聲讀諸生俯首聽謂之講
書君曰是何所明耶令更進迭問疑難交發淋漓而
退士人喜來學日衆學既久敝欲大輩改今下一郡
父兄歡服然君已病矣嗟夫君不以老厭仕幾及時
也不以貧願仕幾有行也時有早莫莫亦可也而猶
無時何也行有大小小亦可也而猶無行何也始之
難於仕不忘修也仕而難於祿愈其修也修之數十
年矣而用之不能終日何也孔氏之言曰良農能稼
而不能穡君子夫君亦不能穡而已蓄數十年之種而
竟無獲焉銘曰　吾嘗歸自南方而過桐山之里始
脫幽險愛其衍美模山範水宜產文士焉又聞之尚孫子

戴夫人墓誌銘

夫人戴氏黃巖人嫁同縣丁世雄年四十七慶元六
年二月二十一日卒十二月二十一日葬從其夫子
木於官復葬其官初少雲外家華中易直儁傾一縣客
自天台雁蕩湯者多歸之少雲必留張飲佩蘭
日夜與娛樂夫人整坐賓向杯酒既羣凡贈遺之物
親自經手飲散少雲一鼻自息鼾鼾夫人吹燈起檢料內
外復治具如昨日矣如是終少雲之身少雲卒木生
十五歲夫人趣使請余爲銘意欲求其夫之傳也木
遂走他郡從碩師而夫人方翻拆舊廬斂工斲材比
歸則高壁長梁屋楽皆具然矣又不幸死早二子未

極壯長然家事已治導行之自若十年間木登科佐
安撫使幕報擯粉牒交道同時射策知名士絡繹踵
門爲士大夫家丁材未有也夫人及少雲惟喜於墓
下曰得吾願哉余每患世之夫婦殊性有所經營其
夫欲廣婦必曰狹看設於外夫欲崇後婦必以儉人
有求假夫子欲輿婦輒惕固論已定慮已行婦終中
而無以拳裵則家亦或不成未可盡非也若夫德與
夫同趣好不異夫有滯意委曲以申之夫雖剛斤
夫反隅洗其陋完其缺補其薄人以是爲非
婦人之常也然而益厚其家非稟摯之卓安能若夫
人是也余嘉夫人與少雲志合類從終以畀其子孫

也故復爲銘銘曰　苦種之木陰復陰昔讀之喜覽
厥心其牆幾仞高自今

劉子怡墓誌銘

先此七八十年仙居清遠兩鄉間有隱者劉君名愈
字達之學佛得空解自稱無相紹興庚午大飢民將
流亡君顧令平治險道不足又以其家山林從使樵
賣不足遂以砧基簿貸米於官足之比　自儅
也甲戌復飢民相誘爲劫稠樹村尤甚縣尉不敢前
議益以鄉兵君曰人心方搖激則愈亂矣單馬至下
渡潭坐酒坊呼其首鄭重開說衆悟且慚相謂曰昔
劉居士救我死以有今日不可遠也遂散去餘亦隨
止隆興壬午癸未大風甲申大旱草根木實俱盡君

亟入匭函乞發常平責度僧牒轉糴他州詞甚哀痛
上大驚曰溫州荒郡此何人者能爲朕言時太守表
孚代歸中道詔令復還以君書付之悉如其請是三
大飢長老所記號爲石運而楠溪有石出中流大如兩楹
不殫殘於餓贏者君力也
壓其下爲洞穴號石軟舟失勢瞬息已投軟中君與
鄉人陳常謀曰是不可鑿累石障之水別行乃免或
架木爲橋以下魚者雨暴集則舟泊不敢動自菰田
至潮際相望也君爲白縣皆撤去自是始安流矣州
責鹽七十四萬八千餘斤吏抑配四五等戶常以一
徵二日 月比民不賴存君遣子和御史曰天下疾
愁安有公不知知安有不言乎得罷增數者十餘萬
斤君曰是何足以寬民爭六年不已竟減二十五萬
餘斤至今民不復買鹽然後生或不知爲君賜也君
既以人利害爲身苦樂酸儒妻子相和趣之飯羹不
完飽錢不物準儲蓄計俄又割裂伺於桃侯於垣出
門不暇遠家人曰吾翁其返舍則異色人四集如市
矣六千五姪皆樸靜重訥未嘗程 株立不一
亂聲色幼子愚若嫠之日能大吾門士愚方實詳審
時然後言輩行推爲巨人長者君所欲行奉命恐後
寒暑千里外舉無惰容君既卒家稍衰過往事力不
能應縮手皺眉噓氣而已士愚死子公億昡閎踢跋
湧縈縈地而言曰屈吾父哉抑吾祖哉余少學於君
數其前後師儒蓋有名士也論堂肄室皆整監書法

帖皆備程張密語蘇黃快句予孫皆班班能道之今
兩鄉文物爭自磨洗齊衡一州自君始也方其時寒
谷窮人拜手扣額倚君爲命怪難鬪阻矯於夷行其
德大矣而報效穎茫然何哉豈富貴利樂必自占而
忘已以徇人破家而就義者勢固當爾鄧禹稷憂天
下飢溺孟子以爲顏回同道蓋其位分各使然也君
一夫徵甚而憂衆人之飢溺逾其分出其位矣豈天
意遂不許也余不能知也葬書以遺公億故因士偲葬書以遺公億
勒其家考以傳後者考其
舍溪之丘栗可倉也溪之流舟可方也扶其棹而
底太康兮圍其宇夫中州抗節高士德字子怡余友也銘曰
局未報之問俟君子

劉夫人墓誌銘

宜人姓劉氏名善敬永嘉人祖安上給事中父諤監
泉州市舶務夫鄭潚朝散大夫知馴州嘉定五年年
六十四七月二十四日卒七年正月十八日葬仙桂
鄉安豐與子渠早卒塾寧德縣尉孫笈將仕郎嘗靠
始清卿喜禪學趺坐辟觀其湛慧慧疑寂而塾
古今宗說旻行數百千卷橫豎紫上脉理斷絕下
勘黠曰某話墮某來圓山袍野衲爲不請之友所造
詣人莫測也夫人素無婦女氣習簡服用鄙奩飾資
度冲遠閫清卿與塾持論月遘歲往性現根熟一旦
昭徹情識俱盡機鏑洞照時出頌偈迥脫常語既病
以珠步搖付塾曰以是具棺食垂畢閣視盥手而逝

埜為余言如此昔龐蘊夫婦破家從禪至賣漉籬自給男女不婚嫁爭相為死言諭播於天下浮屠世記之以為超異奇特人也雖然使皆若蘊則人空而道廢釋氏之徒亦不立矣夫人佐其夫有恩清卿病八年一飲皆自煮肉事無斁綴不整家行無纖髮不備欲樂棲止倫紀通明若是而共淫乎方之外可也非為蘊者也銘曰

既歇既休不遯不流何淨何垢無前無後

沈仲一墓誌銘

沈君名體仁字仲一先從吳興避唐亂遷溫州為瑞安名家有彬老者北游程氏師生間得性命微言經世大意方禁春秋學石經甫刻即廢彬老竊怒詣

自摹藏之君生後百餘年珍其遺書嚴奉若祕文焉志意閑雅鄙遠聲利常言沈氏本以儒術薦取與門戶柰何求官達問生產與俗人較高下哉敬士好文十室之譽一詠之工無不降屈坐者滿堂酬義侃侃夜後市音闃寂乃聞獨誦聲琅然嘉定四年君年六十二卒許今適來余謂令仲一疾幸少平何遽吾行也邑之大夫集仲一所為別勞動而然余始疑君豈為縣多交關耶而乃病至此令慘戚良久曰自吾為邑三年仲一無指尖訟到庭然守煎俾逼時輸假不吝吾賴仲一常先事之然每節朔束帶相看敬若徑去矣歷十餘今無不然者其力病至此為禮爾余以是多其保家有

師陳君舉是已記其言想
爲重其取友道廣賢者親之貧者存之授廬丐食死
而不貳然不恃以自重蓋其持身有常度也天行或
肌凶民利欲建置君卒先推與無疑然歲熟不以爲
德後成不以爲功彼偶汗漫敗事亦無恨意不追誚
首議者蓋其應事有常準也凡若此豈於君於法書
書之亦爲後世法也夫人項氏四子曰楹曰東鄉曰
煥道曰得翁爲尼未嫁七女張埴趙炳項栝王薛仲
序丘仲寀爲其壻埴筠州録參仲序鎮江府司户仲
寀將仕郎於北湖馬與山而以項氏
之命來曰吾夫行事知者以爲賢不知者以爲難吾
誰婦人不敢廢也其在時手鈔子文自甲至癸戒東

卿異口死不得斯文以銘吾墓猶不葬也余念一生
與君相避迹不數四列禦寇之於南郭子疎矣有問
矣而能望余深如此豈其寄情高遠真有在於形質
之外邪銘曰 氷肝雪膽自琢磨書林畫苑紛交羅詩
得好語終夜哦今雖遠台矣山之阿豈無風月相與過

胡崇禮墓誌銘

崇禮胡氏名樽會稽餘姚人自承務郎監臨安府樓店
務西京中嶽廟兩浙轉運使浙西茶鹽司幹官慶元元
年五月某日卒於吳年四十九二年十二月某日葬翁
湖山夫人周氏二子衛衍二女長嫁歙縣主簿石孝淳
崇禮本末單厚終始信實格發頴銳而守以疑固潔廣
勇敢而行以和順俗所溺惰戲鄙詐未嘗留色衆所

競儇巧黠慧未嘗接心父禮部尚書沂乾道名以衣冠
推其表則兄監回易庫拱淳熙名士朋友載其言行崇
禮步趨頴者省無一事不以父兄爲法夢想跂及無一
念不以家門爲重先世故書緗囊珍篋重封之屏几
遺字籠玩往復或移日尚書階不及諡崇禮頻首罷
正門請曰先臣幸以詹事侍陛下東宮光宗惻然特賜
諡既定章簡又曰此非所以諡臣父也卒易獻簡乃已
回易不幸棄盛年崇禮悲哀思慕自罷官乞岳祠曰
不得是無以葬吾兄餘姚之胡崗連龍接衾八世矣族人
貧富相通親疎相鄰陋薄亦使自存越人言松檟
壽樹能無毀傷者或羙胡氏盖崇禮營護其間也在運
司敷諸縣板帳一日條無名重賦白於長請盡除之長憚

其直遂爲謝曰當議而行不敢迁也甲寅乙卯歲浙西
先旱後水湖常州死無虛室縣梁河堤積屍千數崇礼
泣想於朝適會所知爲丞相急轉米多賚僧去長與安
言山谷中緣門糜飲之民賴以少蘇既而崇禮良苦彼
疾遂不起此皆其親戚所記鄉里所傳而余識崇禮且
見且聞不忘者也初朱元晦吕伯恭以道學教閩浙士有
陸子靜後出號稱徑要簡捷諸生或立語已感動領入
矣以故越人爲其學尤衆甬併笠夜續燈聚崇礼之家
皆湓坐內觀周氏賢明身治魚菜供飣羙歷歲閱閾無
改其度上既成名無不向重崇禮謂宜世用然意不遇
不壽死死後十五日周氏死又八日幼女亦死衛衍尚少
浮柩縱橫而歸吳越人皆咨嗟痛惜以爲天道於吉人

善士何其不少假易至此而崇禮執義秉德撥
之報而死亡摧折之慘反加其甚耶然其後未久
登朝今爲朝奉郎通判明州衍後其兄通直郎知黄巖
縣贈榮禮官五品周氏夫人胡氏其復起起必崇禮子孫
而天之於吉人善士其終不虛其應特有久近淺深而已
嘉定六年冬衛偶來永嘉見余言舊事相對歎息余
觀衛懇懇於學術衰廢之餘補綴張設若欲繼其先
者嗚呼是胡氏義理德性之傳而崇禮之靈所以相
之也影響遲速何足計哉銘曰　生而知方學而踰道
職當成身豈限常報淺耕先穫深種後收靜而自至
福焉待求露楸亭亭雲壑幕幕崇禮之銘于以尚德

校書郎王公夷仲墓誌銘

進士試御前考官定號名來上所謂高第者天子常
親擢賜之天下以此占上意好惡而士之遇否洽之
通塞係焉紹興二十七年冬嘉王龜齡爲第一臨海
王夷仲實第四於是高宗臨政久日新其德思與羣
野奇傑士共起世務逾閎所對策取能仲直節出敢
言者無問下第即拔置之而夷仲至舉司前後類薦
十數往返偃然窮老矣忽一日受明主不貲之恩如
此爲齡既爲一時所宗而夷仲與同時登甲科者亦
皆獲重名於世至今稱策士之盛必曰丁丑榜爲然

然則豈士能自高耶蓋上好之爾兎仲衛臨海縣人
曾祖安禮祖居中父庭筠解褐婺州推官滿秩待太
學博士閣召試爲祕書省正字兼聖政檢討官遷校
書郎足疾乞玉隆觀明年乾道三年年六十一疾甚
以六月五日卒四年二月九日葬重暉鄉唐奥山夫
人賈氏先一年卒後三十二年次曰應之免解進士幻曰非女嫁故知池州趙善臨孫曰象
祖曰華曰夢龍曰不祖曰淡曰宇孫曰文子棨夢龍
中進士第棨浙西安撫司幹官夢龍信州教官始美
仲在婺孝宗登極軍兵錢州無見緡未給也守方宴
賓卒不顧衝幕直上雜坐妄語兎仲闌變步行入府
門卒望見即招手下曰節推來躬聲唁知平日且燃
曰侍即犒賞遲又欲折支與健兒憩兎仲矣曰汝詖
矣即位例將四十年兵火散落我撗檢方卑何得爲
遲錢已在庫何名爲折卒稍退兎仲曰守借於他司
俄又報兵士毀庫吏宛矣兎仲怒叱曰汝不聽名次
而亂取必斬無赦卒意折皆曰依節推說始散去州
人極以此多君括有二士人家銀見官爲烹採而吳
郡王自右轡符下攫取之主拒不聽吳謂其刼也移
數獄至發兎仲諷守守曰吁是力足畏也兎仲曰畏
理耶毋力守因以委兎仲函至右獄問詞主安在吏
曰官人也隨司爾兎仲鞫吏急追詞主將械之其人
大懼首服士幸免守僉以此知君既入參政事故來
意薦君矣在館爲省試點檢得詩賦卷白於衆以爲

絶出也獨一參詳及同知論未合爾明日同僚來告曰事去矣同知陛諫長參詳亦入臺矣夷仲曰不然此程文工拙也無關臺諫力辨之竟放高等四方士補試於貢院晨門未啓俱忌日行香至親王不得前取別巷過宰相街司巖棘叢中或傳坐此罷太孝矣夷仲論對從容為上言上曰聞無賴者亦来耶夷仲曰誠然萬人之聚固無不有然異日為陛下棟梁者皆是也上意解浮語浸息故夷仲雖不及預大議而果決敢辨危事堅正能遏橫流余又聞一日上批夷仲及張校書恪皆為察官當筆參政使所親賀曰上不知君選人明日為乞上殿改官也益預計欲言者夷仲皇恐辭曰某卯忝未逾月便作御史人不謂有

徑路爭濯終不許因草劄若備對者言考第舉員而後改官不列之法也近世或入國或獻書或父祖勳伐或特旨上殿皆得改秩雖由權道徒啓倖門非祖宗意也所親果寢至曰上命無庸辭也夷仲出其藁知不可奪遂兩寢之其於進退又能自重如此居貧尤厲操贖質而得金償十倍家人有喜色夷仲趣使還之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也攝倅十月食本俸而已倅時攝州兼取之有司劾其罪倅窘持券五百祝夷仲曰請書紙為驗夷仲反笑與書嗚呼夷仲不幸而不盡用然迹其素守本末而後知高宗之親擢可謂知人也已銘曰　憲蓄之早而售之晚道與世異用與好反後五十年記在碑板

華文閣待制知廬州錢公墓誌銘

公姓錢氏諱之望字表臣常州晉陵人曾祖孟田殿中丞祖知椎父友贈中散大夫少放達喜奇策虜亮至瓜洲參贊虞允文方課水戰公請呼海船在澄江者雜舟師上下八面乘風截流若神賊駭不測可洹徑渡之計虞公行其說且問今當何向時虜殪旨萬江東危恐公曰兵無衆寡勇者先舊躁者先敗賊雖蟻聚而棄信義酷驅貪遠來下莫順聽此內潰之勢也願無怯而靜以待其變未幾虜殺亮而遁符離之役道謁張忠獻公曰相公何不三邊並出使彼東西奔命大功可立也今獨趨海泗二不如志疑謗交起無能為矣竟如公言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襄陽府

大軍倉粟承相相録前驗差江西帥屬賴文政及前帥龔參政茂良白上以賊委公薦黃倬可用為方略授之立擒文政改官增秩公奏賞倬宜寧臣濫恩也可損上多公讓從之以宣教郎添差通判鎮江府母喪免再通判鎮江府未行知楚州上猶逢之改知和州初上令建康都統郭綱及淮西帥漕實官田括隱占使兵為耕公極諫括田擾事不速集但擇故荒圩美田五百七頃溝塍半犁踰月皆具兵亟就也民不知役和故任武守連數人益壞公檢御有方郡復完代還上諭事甚久因歎機會無有公對今有之恐陛下未能行上愕曰何謂也公曰曹操伐烏丸劉備謀襲許今虜酋往上京兵將從者十七八濠

鼓行即前彼子悸於
極將何以戰一二日之
附床曰好機會無人之道此除金部郎官俄知楚州用
屯田勞直祕閣議者以濠楚使効多代名自今逃死
須言上乃得收既有旨公言乾道初招魏勝郭昇張
榮義從人給田勿課役勒五部月一至州習射犒激
名曰使效蓋陝西弓箭手法也繞三百餘人耳州縣
惡其獷銳難制死亡不復補甚者抑不令赴州夫本
意矣然則非官所廩安用代名雖曰免稅而所謂歸
正人皆未起課役非以使効故特優幸議者殆未詳
也公遂募五百人部伍精熟盜不敢發於是上令教
兩淮民兵萬弩手而公選勝兵七千八十九人參之

軍制束以隊伍別以事藝嚴以訓練他日上遣官抽
試獨楚應格始公患大軍更戍毋留郡兵山水寨不
就律無以應敵自徐子寅於山陽實應置三十六莊
寨禁無得私有軍實犯者衆而羊家寨頻大海薮猾
所聚公籍其尤剽悍二千三十五人約為急難備且
弛禁許挾弓弩自便皆感悅從命有李植者自言宿
迁人韓世忠罷攻淮陽植父將與宗族鄉里自拔從
之今已零落尚四五百家公歎曰諸葛孔明西縣之
民也今植轉相語得四百十六人定其要束與莊寨
同上為特補植官在州四年所行多此類進直徽猷
閣公又條三邊戰守事曰揚州有三城三塘楚有大小清河淮東恃此謂扼虜来

處足矣虜設乘虛自招信旰貽抵淮陰不一日溥揚
州不二日淪其通泰亦徑至江上彼兩路何獨不然
陛下可無令歸琦范仲淹者通一路險易熟議之乎
且卒飢財匱兵少今日之大患也然而卒飢財匱兵少且不服其何以增若兵自
愈乎矣財飢無乎則減兵且不服其何以增若兵自
耕民自戰沿江諸軍各擇地分內閑田種之而民兵
萬弩手用一法給器械較精惰略計可十五萬與屯
田大兵相參此三路之郭郭也昔韓世忠在鎮江張
浚在建康淮東西便爲地分大儀天長昭關柘皇虜
来則戰豈有定所三衙助之所向克捷近諸郡脩城
築壘遷兵更戍犬牙占詭尺寸之外胡越自分如是
則誰肯出力會戰於要害之地耶臣觀諸軍氣習冬

昔頃殊昔欲戰不欲守今言守不言戰剔致疲懦十
年之外雖守不能矣陛下幸詔諸將復紹興地名使
如世忠浚輩苦戰立勳夢寐無令消磨坐相視
盡孝宗省奏太息曰方天下無事人樂安靜莫肯更
張此論可謂憂深矣時光宗參決上顧曰太子熟省
人材須用方見和親久材無所施更無事當遂委舜
戚思之凜然太子宜常在念錢某可使帥楊州是歲
淳熙十五年也甫自五月至六月清河溢原城千丈
公抗循跟貸恩紀勤備楚人德之進直寶文閣知袁
陽府言者謂公昨在楚既脩城水卒突壞削職罷公
始至楚以舊樓櫓不壯易之千間城敗非樓櫓咎蓋
公者誤也知靜江府公濫惡流入兩浙朝廷議禁絶

提點鐵冶劉煒請以私錢二當官錢一抽貫數百約其多小府庫皆封鏁市邑閭閉兩淮騷然公四疏言止弊息姦要在安靜淮東地不產鐵人不私鑄貨幣轉易民何罪焉且天下安危在邊比使過淮耳目所接繫國體尤重上悟以官會權管米麥牒僧費數百萬緡盡收淮東西私錢納鑪鞴中而後少定然時宰士有強勇名號雜軍律不習豪盜惡伏為一方患公請併及強勇募材武足千人隸御前置統領守將之宿毫始革公之在楊會復治兩淮民兵而公在楚日既施設有緒至是遂具為一路條目取丁結隊執色

緦首分部開次任責七事上悉行之仍下其法於淮西及將進丁入老公手書頒萬郡喻上指懇切選丁壯四萬八千二百餘人增舊籍三之一於是淮西趙氏家盜悉伏為一方患公奏紹興未孝宗命張浚重御前萬弩手上付公相度公奏未成泗州甲申與慶闔皆有功乙酉講解散歸其家乾道中令徐子寅復置於真州其後就田自便不復喚集二十三年矣弩藝勞弱壯建鎖墮輩所見近事也至於士著無逃亡之患自耕無坐食之費民兵萬弩手實為近古孝宗所命淺所行不可廢也不原其立法之初而議其受弊之未則羊亡而禮從之矣萬曆年在揚三年及前後反覆為上言大抵以屯田民兵

萬弩手山水寨爲進戰退守之要始未皆守一說恩
虜皆執一意非若他視特上下隨世改易揣摩而投
合之也王卿月使虜勇道病公代之既除直龍圖閣再
任而言官以公營運敗易降顯謨閣罷初公之併強
勇軍總領必欲使揚州自當券食之半公爭不獲別
爲營運又其息給之又力爭田御前軍而仰食州郡
所上不差一字復以公提點鑄錢事留爲軍賞監實
錄院檢討官將用矣而大奚山盜起故除泌閣脩撰
知廣州大奚孤峙海中去州一潮汝民煮鹽自業漁
採亡命群聚吏兵容之非一日提鹽緝之急忽而爲
變諸司招捕前却異同紛紜賊愈熾遂至巢窟奪客
舟徑指城下州人大恐將迓公歷告諸軍奮擊十戰殄
滅列柵山上分兵戍之徙公次巢廣東幾亂併閩官
罷攝士指丁田米分錢督日錢總萬七千緡場務積
欠四萬餘緡珠香翠毛不貲一錢除革文閣待制尋
兩寨以客將書表爲將佐公一登革文以安豐忠勇
軍不治奏序統制邊公彥敬考詳沿邊利害別爲綱
目而公病不起以慶元五年七月十八日卒年六十
九廬人及淮西人待公疾寥報詞者千餘人嗟歎曰

包待制死耶作十五詠詩以寓之六年三月十八日葬江陰縣昭聞鄉由里山令人何氏後公四十二日卒祔焉子延碩早天廷玉某官廷瑞某官孫男二孫女六階中大夫爵晉陵男初　孝宗雖脩紹興故事寢興屢通使而以共間討軍政講邊備陰探奇材爲有事之用親擢下僚至貴顯數十百人公能察高誠欵內發事有不便陳義指切未嘗顧望所建置後皆遵行不敢變然世未能知故具記其言與事所以見天子鑒識盡下人臣憂懼思職而公之遇合可考矣銘曰　孝宗上聖忘己好能匪徒好之超俟蹤卿時惟錢公百選一逢材如源泉汲用無窮躬楊東豫西越南雍北四郊不警雖警亦息冠帶群胡部勻世蹟畏敵靡寧明主所憂孝宗寘天公困多賢侍從晚矣歲月弗止既謀既明既勤既成當時不知況彼後生孰述而存孰堅而朽我銘於文以俟夫久

陳秀伯墓誌銘

平陽豪士陳君堯英字秀伯少有大志一時貴人非其能所致雖其能所致而終不足以立視之皆無如也紹興六年上書登聞鼓陳策十二明年正月再上清朝政序序亦十二語益切三月復上兵書指畫利害尤急高宗異之令政事堂召問君既不以求和爲是而書語侵中書執政固不喜至召問君長揖退俛論事泉湧不屈執政愈怒奏罷之君不悔也將歸又以

三書祖宰相曰苟遇其言中典之業未見其可高宗
側身修行以來天下之士四方獻進拔踵釋白袍取
通官美職衆矣嗚呼君之言不用而身無戚亦豈其
命也歟後七年君始又太學文字法不許上書君亦絶
不及當世獨場屋對策猶抗言如故以是無所合夫
親遇明主千說悟意九筵之空可陛而登晏晝之歌
可颺而賡也尚避迨不偶況一夫之取捨何足動心
乎隱顯窮達之際在君可以無憾矣君所居號陳營
里其先自蘭溪來至君九世先造一宅
推與兄塘遺疏通衢路面達華康遠甫如邦侯邑君
之宮又能薄已寧人赴其急時多貸少償鄉曲常依
爲惠主北雖不足以見君之材然士蓋有一不得於

世則銷墮摧折併其餘不能有爲矣是固不可無
也君年七十卒淳熙五年十一月九日十年十月辛
酉葬東山夫人黃氏一子曰雅言先君四年卒銘言
之子曰昂從余三十年請曰某常欲以吾祖爲託至
是始克有言也銘曰　徐樂嚴安惴臆見收有嘉秀
伯良亦其儔誰不我與東山之休

著作佐郎錢君墓誌銘

君錢忠懿王九世孫五世祖端州司理名尚自錢塘
徙溫州樂清爲其邑人祖堯卿孝友庄邨有實行紹
與中州奉孝薦未及召而卒因表其居曰孚庸里父
選贈承事郎君名敬直字敬子紹興元年試禮部第
一或謂士人以桃萬諦自名宜避因改易直而字季

莊教授太平州人爲太學錄博士太常博士祕書郎著作佐郎以疾得知池州嘉定四年五月丁亥卒年四十四於是池州未被命也朝廷以故刑部侍郎館者官其子衡之將仕郎宜人翁氏先已死遂以二年十月辛酉偕葬孝廉里東偏曰師岩次子曰德之二女未嫁君十歲能通記春秋三傳以其意作場屋文字機健開闔腴澤粹好長老之有科目立志價者友婉之曰是烏得爲童子耶稍長學知古人統緒廣大高遠則遂慨然歎曰時文不足爲矣常積書百徹爲室夜不解帶旦不輟讀研覃精必以已所自到者爲是由是雲烝川流筆態橫生膏潤冰釋義理溢發王績金輝材資早成性尤沉密不輕用所能蓋人群居論難鋒起方人以病物君不出一語人莫能窺頗疑君循默爲身計朋友或竊議君聞殊不介意至在奉常乞爲沈公祖禹謚正獻有四世待得音賜謚者拒弗爲謚人始知君能於事有短長貞問矣在太史因火災迫宮廟時君疾已亟卧床令兄子本之抄錄封上自宰相近臣及當時要務略皆盡言無隱於是人又知君能陳義憤激奠而後發時而後言也爲善獲譽真報爲福常理也好惡變遷真爲難知以善爲益則譽方爲謗福方爲禍禍亦常勢也君不幸立於問學之末流而當好惡毀譽之未定進而與世偶疑若多禍而解福矣然君廉不爲劌不形物以明已不離衆以獨立老世環視而不得短則深孚不伐之名交

歸之而大官美爵將傾赴焉入謂君必以此貴重矣而又遽死嗚呼合人之所不能合而猶不與人以其所當與是天之爲耶雖然合人之所不能合者正其義也非求合也不與人以其所當與君子無怨於天高高兮地廣廣詔無窮兮靈勿爽

劉建翁墓誌銘

莆田劉起晦字建翁淳熙戊戌進士及第任福清主簿監建康府權貨務知貴溪縣江西安撫司機宜召試祕書省正字兼吳益王教授開禧二年五月卒葬石室西原夫人方氏二子曰希哲曰希野其二曰希深建翁父名朔莆人號二劉先生者先生歿乾道中年太[illegible]非顯官家薄不自振業大下悲憐之曰是寧有子耶及建翁勝冠帶克邁競強志義脩立聲名遂聞人士皆喜走相傳筆相告也既中乙第愈益喜爲勸飲相樂也仕所歷無不爭薦君曰劍復之子渠可後之建翁有所擇曰某不宜受亦不敢怒也然所薦不過闕陞改官則固州縣常舉爾至爲館職然後歎曰足以待建翁矣差夫建翁底法父不忝父致大稱譽自其理而天下於建翁父子乃鄭重不已如此亦足以知好善者人之同心而爲善者之不可怠也建翁韻甚清氣安而兒和縣會宿解不以滯吝嬰物事雖漫汗麁梗經建翁手必有條流秩序後可循守也治縣極

寬不爲節限訟者從容各盡其辭已而敷錫折衷隱
情遁節如鏡見象姦民未嘗不避影斂跡也市里寒
人必知名數雨雪凍仆計口與錢米疾癘天行自煮藥
不幸死給棺斂縣東起孤獨廬西安樂坊歲減斛面
米六千石糧本錢六十萬貫溪人謂建翁不曰知縣
曰吾翁也故聞其卒罷能市聚哭爲佛老事五晝夜建
翁既爲上下信服同時有作邑者內不善爲正字其
人適在言地誣奏罷之夫舉一世所愛不能勝一人
所怠使建翁稍進用必爭是非辨邪正決不能使一
世盡愛建翁也然則世之所以愛建翁者豈能知之
哉建翁內事兩世母奉從兄撫幼弟外交友朋接鄉
里通無共有盡敬極孝一如二父人不知二劉已死
也居室左陋不改余聞過之及門而下建翁送出
迎中街笑曰自二父在而四方之過甫者無不造於
庭蓋今之轎大於舊矣乃世變也余亦笑曰轎雖大
不數寸公門寔無乃太狹乎而不知變耶其偏墾四
圃之僅通户牖建翁指示余此吾二父講學處也余
佇佪久之不能去云銘曰　建翁之於父材德同年
壽同官職又同曷爲踰之而有不逢悲哉

朝議大夫知處州蔣公墓誌銘

蔣氏本陽羨人梁普通初渙爲求嘉守渙弟湛以西
華奇山也留居不歸武帝賢而官之命後守即廬授
焉故鄉名建平至公曾祖錫祖扶父贈中大夫淳及
上五世皆家郭南公諱行簡字仲可學不爲舉子逺

於世用器度疑審登紹興庚午進士第時荊帥孫汝
翼從事奏爲幕賓皆名士傾待公遂與薛公士隆壻孫氏
主仙遊縣簿辟四川制置司屬官罷爲涂州判官虜
亮且反公清調丹陽弩手三千守清流關副之州兵
涂可保也主兵官笑不應公遽令速斥候虜既大入
涂人徐渡江僮妾不逃嚣用無喪又督運於天長傳
言虜兵至矣令尉欲棄蔕芟而逝公曰姑止急燔之
毋爲盜資虜不敢進有以擅焚糧請劾公制置使劉
錡曰此真知兵也乃已監明州市舶務舶船至即日
抽製親自評量隨麤細立盡老儈束手蕃客跪公前
昂其首加手於額拊地以謝秀安僖王歎曰天下安
有如此好監官諸司相謂不旬月舉負畢知海鹽縣
太守告公曰縣壞久欠州用經總數巨萬得村令庶
補足乎公正色拒之已而新錢有餘舊欠亦補及季
年餘錢一萬一千倅行縣知之促公使具鈔公曰此
夏稅錢代者事爾倅曰使君方以善理財薦公何必
留錢爲後人耶公縮舌駭口善理財豈美名歟倅慙
而止還朝哀平生著書五十篇號樞言上之執政愛
其文曰院轄選也公不顧去通判興國軍大旱疫祝
數路公從一馬二卒齎粮半夜宿村舍空常平
以救他日過之所至輒數千人送迎知軍怪問其故
皆泣曰昔不遇此通判吾屬闔門死矣知峽州歸舟
無輜重有壁動石十餘絡棄之王丞相同僚也周丞
相同年也爭勞公良苦同卽有闕可待也公力辭曰

重內輕外無甚於今其老矣朝謁之禮不堪也知常
德府諸司舉異績對後免清暉殿光宗面稱肯十數
晝時送中書值留丞相引去逾月不決不果用知處
州公治郡以愛惜知縣爲本獄訟賦輸使任其殿負
文檄付遞鋪一人不至縣庭武陵二年軍律嚴靜蛮
徭震服省地晏然括蒼去鄉近治之尤詳更造板籍
隱寄飛寄影占僞陋悉釐改好溪堰旁山椿篠所聚
請於朝禁席勢冒佃者貴人不悅提刑以爲慢已御
史亦交疏自朝議大夫貶二秩罷公既休力小室繆
蒙郁芬竟日却坐客至請入莊語而已慶元二年七
月二日卒年七十一其明年七月八日葬膺荷鄉瞿
嶼乾山孫氏封宜人後三年卒男五早夭伯輿從

政郎邵武縣丞亦已卒收輿承直郎新岳陽軍節推
季輿迪功郎發州司户參軍男十一人女八人公仕不
希名譽誠意爲民海鹽興國大兵後不墮降物力公
始行之數爲上言百姓困悴可哀果閣大軍錢比他
郡獨重峽州茶租均之客户與國馬料　敷於五等
衢歲取麴引韓昔日較贓罰江東白收板帳湖南
倍折冬苗夏絹和買已非正賦復有軍衣和買糯米
科折止爲省務復有覆紐價錢若此類聞一知十窮
民何以堪命今大吏無不言州縣窘迫以休公上以
臣所見誠有窘迫之縣曾無窘迫之州占吝公事視
同已物狼心不猒矣魚與數州窘固在也臣欲擇朝
士曉暢民事者先於一路考財賦所從孰經常孰橫

斂其創支其定例何爲而有餘何爲而不足使通源
節失者稽其遠泛流費耗者訂其失抑配白着虐取
諸民者一切論奏蠲除之富哉言乎太史公所謂可
者廊廟者也聽公之諫則膏澤烏有不下於民者哉初河南郭忠孝子雍遯居長陽山公將出
峽來見於白羊極言天人性命郭君曰天命之謂性
非天命則不謂性也率此斯謂道也脩此斯謂教也
公又問雍得於兼山最要者郭君曰所得在艮艮者
限也限立而內外不越天之命我限之內也不可出
人欲限之外也不可入也或爲着白羊問卷行於世
然則公之所存可知矣夫艮有止而無限居不獲之
地立無與之時其止命也豈有欲於其間哉苟虞其
未至於無欲也而限以止焉則或可矣而非止之正
也余聞古之用人勝流一也平進二也科目三也千
澤四也勝流者有所激發以厲其節平進者無所陷
窳而行其志故世莫能好而科目以券內必取千澤
以鑿空速化雖左雄山濤復生不與易也嗚呼將公
終老不伸又奚恠焉叔輿又言自韓侂胄用黨論起
士大夫或去或逐公始欲謝事及趙公汝愚死公痛
其冤因驟感疾不起噫是增異矣無彙征之利而有
朋亡之憂何耶豈其好惡取捨一斷以義而不以已
參之耶銘曰　西華隱者巢許之流其孫以之以銘
斯丘

高令人墓誌銘

蒙城高氏六歲父爲京山尉能助其母思父輒涕泣
父歸乃已從知象山縣父思慮所不及必左右之爲
余妻賃舍甚貧閑一間終日不聞聲親饌粥飲十餘
盤魚肉鮭菜略具人或以爲難官視禄上下月計以
奉舅次伯叔群從無餘所食者太湖葱城東菽菜爾
服飾進止常儼然見者皆尚其華整不知其敝故洗
刷而然也晚歲三子始育始有宅居稍貌田不市雇
然自處一如其初蓋其剛簡無欲余所憚其靜密有
智余所服其多能而易解緩急中程識事本末抵
余所資以爲家也嘉定四年十二月初十日年五十
二卒五年三月二十日葬開元觀後山余觀自古特
立獨行之士無所覆望於世而旅泊其身以爲免者
因已衆矣是不足悲也然而亦豈不有夫順親和戚
之爲而爲之託焉今余非敢謂特立而獨行也然既
老而休且病且衰旦暮且盡而高氏迫不余待遂棄
余以是使余無順親和戚而爲之託也是亦不足悲
乎銘曰
千世之遠兮百年之長天實而地瀾兮
爲何祥

葉君宗儒墓誌銘

君葉氏名士寧字宗儒自上世居樂清東鄉傳序甚
遠最爲舊姓父良臣有塵外趣雖在田野而散朗簡
遠言不及利對之泊如也君實中少尼喜見其父能
賤糶薄青休病哀死民夜救村落之急一皆遵行又
稍推廣之人以爲恩已及從王公磨事將王公云此

吾暮子立朝行事多以告之負氣落落既不自降屈
曰安能長為李人而有百年之宅千歲之田前臨清
流旁接高阜喜阬深蔭覓日寂寂故人邑子常候門
下行路惟聞棋声出空虛山遊谷嬉意到不擇安樵
歌夜動權謳早發水邊林表往往望隊墜亟遺衮長然
則不吝其力之所及德施於人而身忘其憂足以祈
善人矣夫余十六七識君時君亦尚少言論英發是
是非非不肯假借余頗傾下之因思仲長統語甚美
君所為而君言吾寡兄弟子同姓宜為宗余謝不敢
當然內嘉其意自是不相聞嘉定三年君養疾州南
始復見之鬢毛雪白追記昔日相與把手絶嘆盖年
六十六矣越以九月丁亥卒里人為燃指祭祠既死
皆出涕四年十二月中旬祔于父墓娶周氏一子曰
貞三孫曰晉曰普曰曾將葬實垂泣曰始先人有言
當在今日敢以請昔孔子過舊館之喪而哭之哀既
驟而賜之門人談其已重而孔子辯焉曰余惡夫涛
之無從也嗟夫銘不愈重於脫驟乎余與君之偕少
也遇諸塗之罔也託余宗之享也去之五十年而不
忘也是皆無從之類也聖人猶行之而況於李者乎
故為銘曰　　鴻冥冥蓉芙之上鷺振振黃塘之下有
揭其藏示來者

李仲舉墓誌銘

李伯鈞字仲舉楠溪人由永嘉汎枝港盡汐而至楠
溪則別為聚區風氣言語殊異其中洲四絶水陂匯

深緩草樹多細色敞爽宜遠望舊名蒼墩吳之溫亭
處也其十世曰峯號蒼墩先生父曰嵩分寧縣尉仲
峯甫十餘族里有大事已能相可否老人咸異比兒
及長足智所達以義理勝血氣控傷雍容應會
迷諸不決炊疾赴機而之遇無不心暢神懌謂其對大
襄序主於敬共猝與之外文內質章采粲錯輕重
賓入清朝矣間其方自溪谷出尤駭莫測也鄭景望
薛士隆引為親友曰不幸而仲峯于世之味薄斯人
者豈以章句限之所謂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得官
調監慈溪酒耽之曰吾何忍誘餓民捨其糠覈而遁
於醪糟耶謝不起蓋仲峯之業成矣而年不究踰四
十而卒有子曰源字深之材藝德器如其父而居身

益莊與人益畏儉室煩舄帚數整飾不惰廣庭狎聚康
語無慢情廬舍用器皆有常度不醉飽於物曰吾父
祖乃爾吾何以堪之有猶渴疾未嘗南書曰吾師也
疾殷惟燒香曰吾友也始仲峯使余與深之游余甚
幼而能記仲峯言行象其風裁至今想見之深之少
余二歲余從童子戲深之儼然端默余慙為棄戲敬
祖余謀於四方間一歸而見深之寡言笑康色加故
余病且老不出戶故友影絕問深之則曰死久矣其
子義方實來則喪除矣悲夫仲峯父子積五六十年
家行淵本學明固將施之而固止之耶豈天之不相
道歟文王曰譽髦斯士成王曰柔我髦士髦士非科
舉所謂士也譽之所不加柔之所不及科舉蔽之也

以科举論天下士大夫士甚矣然則非天也深之辛於
嘉定五年辛巳十九三子義方長也曰義問義榮爲
弟後女一人嘉定五年十一月辛酉義方改葬仲辛
於先墓後而深之從焉銘曰　所謂伊人山高谷深
鶴唳於庭猿乳於林怨耶非耶而有斯吟

朝請大夫主管沖佑觀煥章侍郎陳公墓誌銘

思誠名景思姓陳氏信州弋陽人用祖丞相文正公
恩補承奉郎監平江府糧料院光宗初即位詔天下
言事忠誠甫踰旬五十事多一時要切授淮東總領
所幹辦事光宗不豫定省礼闕百官更諫思誠亦引
李曹山人語極論任臧棄善總領薦其材與籍田令
迁太府寺主簿序本寺丞迁宗正丞兼金部郎謁告
視兄疾於當塗卒不忍復朝乞知蠲州禾至除將
作少監兼尚右郎刑脩敕令就爲監除直祕閣兩浙
轉運判官陞副使故事運司雖名察所路其實內不
過應辦宮禁外往來部舟護虜使客而已及思誠所
至則延問窮民瘼通詞牒皆灼見廋隱予奪中情百
姓歎嘆云前此未嘗也爲杭學錢門設戟儀比他州
置錢塘左選監渡謹視重載覆溺者管內受輸多取
者須催者催已商閣者皆禁訴水旱而過限勿禁也
民所願得輒来請思誠必議所以推行之皆曰方知
有運使矣內引奏事言鎮江府折羅虛額當罷紹興
府和買額重當減夫国之根本在州縣州縣根本在
民欲寛州縣當裕民力當寛州縣令裕云裕民而急

州縣若星火視其敝壞如髮蠻此海使病民爾非裕
之也思誠奏大父東伯相高宗道逆亮送死竭臣子力賴
累聖威靈幸而破虜臨安內禪特詔定策自請退休得
守鄉社都人祢賛曰所謂衣錦晝行者也上益喜書
歸錦堂三字賜之尋又賜服三品內出金帶令繫又
進直煥章閣遷太府卿兼夏官侍郎時開禧元年二
月也初用事者專國父親鈞奇功威服內外術不素
講而先事銷敵在廷不獲聞思誠聞而未察也一日
慕侍從官議虜移文變色叱咤曰国恥未報也彼乃
以近事責我益遂正名乎衆相顧皇恐對不堅決思
誠曰昔孝宗慮此久矣遲四二十餘年終不敢發懼
發不勝則安危存亡之所從分也今財窘兵弱將
腹剥外約難信內心弗齊且辛巳之役只勞師一項
煩國經費遺患至今征伐重事也後不可悔悔而寖
和恥益甚爾何報之有用事者與思誠親黃其取已
至是大怒亟命提拳玉句觀明年兵四出月餘已潰
散喪皆如所言知鎮江府固辭移江西遷副總流流
歿係路而官糴至四十萬甚急思誠通借有無命州
縣無致遏糴喻守觀愬徙者死為塞藏發椿管舊積
見納令住輸飢民賴以活而官糴亦告備市人時其
出設鄰葦敬礼之既而虜弗求盟用事者以罪死思
誠前議雖卢曉猶坐親嫌例罷二年得冲佑觀起有
親救樸因感寒疾時作時止

遂剔以嘉定三年五月二日卒年四十三上惜之命
寢直煥章閣致仕四年十一月八日殯鈆山縣仁義
鄉楊原夫人湯氏封宜人子曰棗曰梁皆將仕郎思
誠競朗通達而以門閥自畏問學師友出於耆欲余
客錢塘不擇晨暮過疑難質臆至其舍論辨從橫童
御必旰食而返爲僚於徐夜失睡者再三矣宋公之
在建安疲贖簡無曠時遠賢方聞遍扣尊老不以
寒暄爲間也攻僞既日峻士重足不自保浮薄者以
時論相恐唱思誠每爲所親正說不忌與宋公書具
言其無他公答曰其然其然歸丈於我本無怨惡我
於歸丈亦何嫌猜乎沂親見之意大折道孝不遂廢
思誠力爲多留言將作思誠諗故余告以立說有先
後定計有始末無誤也思誠寢言庸衰有徵矣余又
告以魚爛厄解其實未見今外弱而形飢非也思誠
悟曰決矣先生當知我爲不預人事者未幾果以議
不合去嗟夫廣學而壹好如思誠之孚其本鮮矣至
於以民爲貴而衆其所欲以去爲輕而行其所知則
又今世之難能焉使稔於歲以究其成殆庶幾哉始
湖北提舉直祕閣名安節長子曰棗參字守約次
思誠毋福國太夫人歸氏賢而早寡課二子釋紈綺
飽疏糲勤苦惜日故皆有名譽登進同時華寵矣不
十年相繼殞落福國安命委數無甚過之哀獨計曰
吾兒未有銘使梁來請嗚呼思誠萬鍾養其毋順道
也今拽石賓冢間柰何累老人耶銘曰　美紹隆名

相孫中興十事八九存駿稱其德揚和銮玉以受治成璵瑞搶簪問俗表絮温奮袂決策風霆奔亦既上升拱帝尊胡乃下斥游揚原天不與年人道昏毋悲予啼記斯文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章貢黎諒編集　前集

太府少卿福建運判直寶謨閣李公墓誌銘

故參知政事吳興李公以誠信質直事孝宗時天子念討虜報仇功緒未驗晝夜耿耿他執政多迎前趍和退即覆却異辭上固不快獨公謂機會難猝致本根當牢持諸所興爲不宜以空意忤敵公私懇切始末至到上感公忠實父而順聽然後大言迎附者稍復衰息風俗浸向淳厚而自淳熙接內禪二十餘年天下安樂無事中外謳歌至今由公發之也兩領政終不取相位退歸僧榻食繞數溢米蕭然來日風操絕俗遠甚三子伯尚書季侍郎中子官差不遂猶至

卿少皆有業尚名稱著於世而諸孫材賢矣嗚呼教以約而類者衆受以薄而與之豐天非偏享李氏蓋亦其理然也余不及從參政後而與三子蹟履迹於朝會少卿之孤仁本以銘墓来請因竊用常所論敘者爲書昔少卿諸生畏其能授承務郎監淮西惠民局復鎖廳試禮部詞致瘝特有司異之曰執政子也嫌弗敢上親友交唁公公嘆曰吾既仕矣學有大於此者科目何爲自是不復求試盡取諸書徧讀其典壞因革一代之制別自成編而尤好左氏爲作賡誨蒙曰衆寶所藏也獵而有之在我矣歷幹辦軍器所國子監書庫官書庫在十年外喜曰積是歲月足以寧吾親矣期至猶不忍行參政曰不然今二孫已長家問旦莫及而爾兄弟結綬京師吾意其少慰公謝勉出監六部門軍器監主簿太府丞大宗正丞再知嚴州不行初公在軍器監言造會子者二百人放作則散處于外稍久則兌賣名後恣其自便誨其爲姦宜置營區聚老而後代死而後收及外府又言四弊戢僞造一也立營房二也戢綱出峽重其防禁無使佳書易三也暫止印造或出內庫錢收換楮管以救低折之害四也於時會子法未敝而公之策如此改知徽州尋提舉浙東常平會稽督零稅急械繫痛府縣值公攝帥盡釋之士民歌呼父手至額曰真李參政兒也以兵部郎召樞密都承旨蘇師旦商榷利頒天下士公獨不往

師旦病之或曰可餌而致也遷樞密院檢詳文字公固不往晨入局會揖而已師旦怒想於專國者徙將作監既而自爲節度賀客成市公又不往專國者奇之曰是負氣有守可尚已遷太府少卿公建言治世黜虛而務實今挾虛競僞者醜成北伐之議遷事既壞矣尚多夸詡以惑朝聽詆虜則以强爲弱以銳爲怯譽已則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上玩下怠施置舛錯邊臣毋得以不根無實之語邊事困恐禍不可測願親札遣臣毋得以不根無實之語輕評來上他日白事宰相又面諭之於是專國者亦怒公因力請外除直寶謨閣福建運判在職二年孳孳勸農興利蒙兵興帑隅官勢以殺人取財賂屢移獄矣言路有爲道地者使刑部諭公以寬

簡叔貸之公曰隅官監臨也受財枉法也庸可赦乎不許刑部吏朱書符端曰臺諫意也勿誤公大駭函具奏爲之借寇諫以令吾舉朝壯其爲竟按誣繡外而召公還然卒排笮誣謂寢其命公殊自喜別墅有寒泉脩竹留居之以嘉定二年十一月二日卒年五十八三年九月十一日葬餘杭縣茅山夫人施氏繼氏嬪宜人四子曰仁本遹宜郎新知南陵縣曰仁方承事郎前知仁和縣曰仁表迪功郎新海鹽主簿曰仁元通仕郎五女迪功郎前烏程主簿張端節從政郎新嘉興府司法余察迪功郎吉州龍泉主簿張棨承務郎監江東總領所樂局將杞爲其壻孫曰燕曰勳公文出新意作生語縱容簡雅無刻露之態四

六絶去數十百年休裁切對順偶有若自然圓行方止不拘定質詩騷尤清婉其餘弄筆率就皆有義趣讀者雖貴珍異能定其價而不覩也遠齋公燕居之齋也故公自記之其言曰心遠物也利害得喪欲惡若一塵之起其前遠者隔焉心蓋近物爾吾懼其然也揮斥剔抉使大塵者不立而吾之遠者日充而充而至於無所終極方寸之微而有不可勝用矣嗟夫人常求所以病是心者而治之矣其能難進其能易退其所以病是心者而治之矣其能難進其能易退其且竭力以奉之不暇焉有以是爲塵而隔吾遠哉又烏有揮斥剔抉使是塵之不立而充吾遠也然則公立德深其去蘇果仰能承其先休能訓其後非偶然致者文字之工不足爲公道也銘曰　彼門地者發身之秒彼詞華者得名之小賢哉燕善清明自躬養心有本聚學有宗其在本朝傑出特立其在四方護善詛惡豈不富貴視若一塵我爲棣然思見其人若溪千里湛其止止我不見若燕樂在此

中奉大夫太常少卿直祕閣致仕薛公墓誌銘

初公由少奉常領祠官至再焉未七十屢自請必直祕閣致仕家有司馬文正公真率約接舊事率半及六十者行之余亦預往公園池不多而花草疎闊游止自在樓甚低小而江山隱約可識書畫精麤雜而觀者各有取惟灵壁石舊物也相與考擊爲樂賀之

歲一徧不幸客衰殘多病相繼死數人諸公悲痛自
爲集錫麻帶絰而哭吊者避席曰真率翁來矣余因
戲謂是幸者幸人於死而公亦非以難夫老也既而公亦
病真幸竟不麻嘉定五年正月二日公辛年七十四十
二月壬午葬清凉山嗟夫豈天於閒退之樂不輕與
而昔之壽考強力特偶然聚而非可齊耶公諱紹宇
承之其先自河東徙閩長溪有令之者仕唐至右補
闕人以其廉號其后廉村廉村之後爲永嘉人薛氏
大於永嘉三百年矣公魁重凝特造次不以詞色自
達而誠意內充與之游久者皆猷然心服登乾道二
年進士第授台州推官州用急釀者淹城幾無權矣
陳守巖肖憂不知所出公同曰易耳命徹舊帘有自門
堂來言薛推官新酒美而賤相傳徧一郡飲於家者
悉從官市衆壚束手摧縮十倍更事向守汐向老吏
檢御有繩尺尤詈公以爲能繼已余從公游前後口
汐數十不置知公有得於汐也監車轄院知鄱陽縣
訟日千數令故不堲旨爭氣佛欝簪筆走諸司公曰
息爭莫如理訟至常夜丙鬢髮爲白太守所遣卒詬
於庭公囚之守怒罷民撓公流涕曰知州豈重一兵
輕百姓耶知宜春縣前知縣有柯長卿邑人紀之故
稱前柯後薛云通判無爲軍攝和州積實剩糴米餘
十萬紹熙五年歲饑賴以無死知真州提舉浙西常
平茶鹽就遷提刑有竊富人婢以逃其家謂主殺吾
女州縣以成獄至公却之曰安有殺人而無跡者未

幾婢果自詣除户部郎淮東總領遷太府少卿且淛
難其代復留年餘召爲太常少卿淮東用鹽額軍務
場趣責無浩率以鈔當錢三年
間增多三百二十萬貫至公常責實錢三年
相從容問公公具以實言丞相歎咨良久指其榻曰
此公坐處也而深甫叨之過矣公既謝所引而於韓
太師侂胄未有納也異日從陵下歸韓曰陵柄比前
殊著著耶公答陵廟至重非被使何敢覬柄有盛衰
不可考然頃見吏云補種若干斤青活若干矣韓愀
然止忽又言少卿來幾何時亦何欲公但喏喏退亟
辭於謝遂行嗚呼公不自結於韓而自必於公其中
蓋有所守世固未察也又
公乞謝事時錢丞相豪公
留公許用公卒不改以就其執信如此人亦未知
也秩累中奉大夫夫人洪氏封令人先公卒子曰師
嶷南劒州司理曰龜從湖州司法曰岷武當軍推官
曰師武監隆興府稅務曰師磨早卒龜從及已未第
而岷國子監所解進士也長女爲道士曰覠省倉上
界門林士尹曰建康府録事參軍黃時憲壻也初公
薛氏之塋清凉之麓千尺飛流百尋老木有美一人
薛裳筍冠自種小草即山而艦山下泳幽草亦茂好
人兮不留意銘是考

國子監主簿周公墓誌銘

臨海周子及名洎曾祖光恭城縣丞祖公舉父國賓子及少以文自名第乾道丙戌進士授新昌縣尉辟淮西總領所酒官淳熙戊戌中博學宏詞差江東憲司幹官除太學正初王杇起吏胥預密議者利若因緣請祝希蕃淮聲連勢合附和頃朝廷所主用事人已敗猶冀敢詣子及見上具論其姦累數千里言曰中書舍人爲杇子行詞職爾猶借王命納諂於杇使天下傳笑而不知媿則其他公卿可以類推陛下欲開言路進人材修政事今小人在側回護蔽隔雖不在諫而常玩諫願明示庶去且陛下盛德豈以斯人旁誘上問小人誰也既知爲杇則大寤曰朕始於卿聞

此時賀會慶節故事虜使在不下除目忽中批王杇在外宮觀群臣驚愕子及指攻杇最急因縱放他事不以紀序亦累數千言曰余宗子息科數雖裁損此何足以救官冗耶宜自禁掖始次宰執侍從可也軍七食錢主兵官銷刻幾盡矣餓而思亂得無以唐奉天事爲戒內藏諸庫儲積豐衍今流離滿道若量出賑救此亦民財也近奏對尤諺妄者至令宰執臺諫子弟食祠祿而理考任陛下亦遽從之彼梁內稚兄豈過爲地哉本置要官事有當否使之豫言人有邪正使之先辨所以防未形之患戢將帥之姦也如害已流溢而後言從之則何及矣陛下幸擇其人諭以嚴詔自今施設未當任用非人皆須先事而陳無

或有詩至於隋閨上緘默不言後已昔明必罰毋赦蓋亦為扑也語既出閫聞者皆震恐失色大臣貴近惡侵已太甚側目視之子及不自安求外補俄以憂還遼左聘使不至中外罔測徒竊議而未有言者子又建言近日中黑氣陽明旰晷當春祁寒雰雪彌月天象示戒昌矣陛下宜修德警備因列八事曰選將帥擇軍士遣間諜議城守備戰艦儲糧食節財用委謀臣復舊數予言纖悉指畫如目見無遺上駭異事事折難且曰朕密詵備豫卿豈知老子及對曰設也事無衆所見也今陛下謂已有備小臣以為未有二者之間願陛下留意上歎曰朕

比見卿更過衰自明日給諭樞密使周某知遽事甚詳今士大夫有如也尋召試館職既辭曰暴得疾不起淳熙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也三子僕棺械葬其喪葬于雲溪夫人王氏經史通習能文工詩敬于友之對安奉命惟恐不至故其父母兄弟無間言先子及卒母夫人痛惜曰吾婦賢誰當繼者惟其兄弟為可且臨川名家也諫復室王氏女二人適朱渭老趙師由皆太學進士橫後名成子以上舍奏名教授澧州學按五日一輸對本朝盛典也監主簿學正皆未僚亦同五品以上奏事所以廣延美豪通下情也士或不脫草野避忌疎略此淺陋之罪也至子及不然宏詞人甘荒遠定內制

度而已議論激取決於一對非其責也然子及不顧
禍福不計合否輒透盡底裏疾如湧泉驟如發機豈
肖妄抵突至此哉蓋忠義憂國之所積爾余常怪馬
周徒步開說是時唐業已定欲增廣大突無幸九成
不封功臣及省營造教諸王嚴擇守令下至嫠婺鼓代
傳呼皆常行見事非老謀沉策也然太宗託寄心腹
遂與房杜王魏等獨未見子及之言耶其驚世絶俗
何止一馬周也方王扑勢重而丞相御史相與依憑
不謂太學正力能去之然則孝宗之聖過太宗遠矣
余固哀子及前遺父憂後死旬朔間不得究馬周萬
一之用也豈不為異代君臣之遇合者重惜哉子及
又有論地震疏萬餘言屬病革不果上觀其言深遠

誣天詞四庫視此文本所謂切理會文不可增減應
之靡靡忘倦蓋其細者余既序見其大緊且俾成子
別為書以行於世庶有志者得詳焉銘曰

建康府教授惠君墓誌銘

毗陵惠端方為永嘉丞與民爾汝求事情實而審
其便處不以妄與奪取快也士後出迭唱和相明支
同疏共醜無淆日然立於高遠不可涘近數年來稱
州之賢大夫僉曰惠丞交譽言於大吏率氣力薄吏所
易侮緣是未改官人尤惜之丞不動意獨謂余曰吾
父乾道八年三月某日卒十二月某日葬君山卿原

曰野山仕信州鉱山簿監行在激賞庫耀場用薦者得宣教郎教授建康府而已夫用不究可悲也後四十年遠無以詔吾重悲之子幸使墓有銘可乎惠民始見莊周號惠施而居毗陵之宜興者六世君請哲宇茂明父承事郎俊民若學被惑疾祖父溥自教之君夙悟幼成與兄國子博士迪勵志讀書至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辨論往往終夕不就諷祖父欣然曰吾孫其庶乎遂皆以文學有時名同登進士第既入官以能見異以廉見敬鉱山脩廢決滯民畏愛適於令賴之如已出守徐公林亟薦之羅場米數十萬茅崇初親政灑卒梓至一日詔捕耀吏甚急提領官召君慰安之曰薦士無恐也既上取出入籍視之不得豪髮於是周參政不果周舍人麟之既薦君為屬以格不果亦冒君死繞五十六侍御時將辟君為屬以格不果亦冒君死繞五十六矣初娶孫氏再娶蔡氏子端本新岳陽軍節度推官次端方也女四人嫁迪功郎常州晉陵縣尉錢正國迪功郎常德府司戶申洙進士周作霖王翥皆已卒孫純夫迪功郎台州司法有大迪功郎新建康府溧陽縣尉道夫德夫自君之曾祖正議大夫智訓其子孫世有科目興於孝友事及需始官顯至君兄弟子孫雖仕不急用其家法也而文字閎澤之尚德不務進暉發祥謁冲融惠君之銘曰　湖狀紺剡蕪兩崢涵文地所鍾如雲章天雨不從生死變化塞復通相其

子孫與時隆

朝奉郎致仕俞公墓誌銘

公姓俞氏諱寬字伯仁臨安人曾祖舉祖昌齡世爲臨安儒家父徹尤工文詞與張子韶凌季文同有時名公年十三入縣學筆墨意度如成人長老皆嗟此兒行貴矣初其父既貢辟廱避亂不行復擯鄉舉慨然謂公曰吾聞得而不止無命者也衒於得失欲止不能進不足以事君退不足以成身是兼無義命者也吾將止矣若能佐我乎於是公尚少也及父卒而公已壯絲粟徑度如父在弗敢失既而生有以養死有以送冠婚賓祭必具凶荒乏貧必與入其塾誦讀之鏘然聿思之悠然入雅多公

父子不窮於儒也及已得仕勿亟勿徐擇義必精不爲利回與可惜入與否惜退無失道而已人又知公不特能以所難止者從其父而又能以所難進者詔其子也公年益侵始有山水花竹之樂老兄弟相攜間出鄉人見其無車馬而長輕履安相與追隨迎勞曰福人也公則人人與語酌飲之且酌且行歡笑盡日而返嘉定元年公九十三矣子烈以起居舍人爲金人報謝使往都梁境上數月公常手書問遼事虜情祝使自愛報國辭甚壯一日呼其幼子珙曰我欲歸矣家人莫喻明日又令設洗沐未及而逝實七月乙丑蓋舍人出境之日也是年十二月壬午葬于下米山界封朝奉郎服緋衣銀魚夫人張氏封安人子

三人長曰璨將仕郎早卒四塔王庭實高健王思恭
戴宗師也孫曰垓迪功郎台州寧海縣主簿曰坦將
仕郎舍人兒公喪召八西按為侍從臣今為中奉大
夫知明州某辱舍人同僚張夫人墓竊有銘焉暨公
葬又以為請病不克就者六七寒暑嗚呼公意承其
考變通詘伸以待天命卒大報之是宜銘已銘曰
約能守義天福方来導迎使至長原回回高木陰陰
有式其阡昭公此心

中奉太夫直龍圖閣司農卿林公墓誌銘

公林氏諱湜字正甫福州長溪人曾祖巖祖樗父師
中贈中奉大夫中奉迎師于蜀得師先生以歸學者

常數百人中奉為高第公入太學與石斗文吳儲吳
俯張淵並時知名登紹興庚辰進士第為富陽尉廣
亮之亂部弓手截隘處邑豪棄時販鹽行劫公擒論
之代歸教授明州朝廷會其勞改官知泉州晉江縣
州分造戰船公曰負郭豈有美錢耶何忍斂百姓將
捨去諸酋義公之為助其役舟先就而民不知溺秩
滿留空一城通判南劒太守議官自賣酒公爭曰賣
鹽已病矣又益以酒且閩地俱萬戶也今始自南劒
他郡效之君不畏八州民怨已乎守諱其切自為奏
朝廷視無通判署疑之方下公條上言者亦謂閩近
瘴故二稅有酒錢而民自酤令創禁之非舊制也守
奏遂格汀州賦輸無法吏多取自入為百姓患帥漕

請均節之以委公公索其征有公庫鮮脯食次冊差
出貼支等錢皆數千計他多此類守倅俸數倍矣小
官薄復別貸以給公約其歲用增損適平省緡錢四
萬還之民監司更薦召審察幹辦諸司審計司遷太
常寺主簿國子監丞太常丞紹熙元年遷監察御史
公久官南方無中援既入朝名人善士一見如舊識
格應入臺得如斯人者庶幾乎至是竟用公故事臺
諫官居同宅相愛助寧甚彈劾論諫必相參審好惡
指趣不少異曰所以共持紀綱　公獨喟然曰吾不
惟賢與善是親正人之愠於衆　人是助好惡去取
不以公論為歸而曰共持其紀綱也夫紀綱者臺

諫官為私之地歟他日見上奏曰陛下託股肱於宰
執而除授多小人寄耳目於臺諫而彈擊多君子治
亂之大無過此也執論移畀侍立舍人言於衆曰今
日察院爭何事反覆不已也自是與其長不合矣時
小人知公意頗自為計公與同列三人論劾甚銳至
一日罷數人內外皆聳不敢試詳定官考首言者居第一而上
數詔諭公公為毀試詳定官考首言者居第一而上
不用及毀中侍御史劉德脩下遷公由吾可以去矣
劉公蓋公所謂親而助之者也公奏直劉公不報錢
之望知靜江府公再論之上罷之望出公祈東提刑
宰執合前願少留不聽移江西轉運判官楚多訟吏
積獘善公曰已悉唯而使民以弭筆成名乎取滯訟

自判之數月至者益少免贛州科罰罷龍南安遠折
變減與國准衣絹南安聖節銀及水淥州縣寨名之
在漕司者皆除之歲損數萬而漕計猶憎於舊召爲
吏部郎中遷太府少卿以孝宗遺留使虜始光宗過
重華宮疎闊公再三請未效而孝宗崩上內禪公入
辭首以奉親歡杜讒口爲勸上俯聽首肯數四謂吏
部侍郎彭龜年曰朕初即位未識群臣此老成重厚
人也在道繫帶及國通名有未合者連郤虜議至賜
衣以其服被公公揮鄭去虜人曰吾命何可慢也公
曰宋正統相承群官服視其品今易左衽有死而已
爭辨甚久虜趣入謝公盛服如故虜不能屈復命上
迎謂曰卿守禮甚堅國體不失朕所知也遷司農卿

公之還自江西衆望謂公當遂用公論事不假借慶
元初韓侂胄始專國朝士多自引去吕祖儉上書爭
之貶嶺外公見余丞相曰吕子約匆匆南行柰何叔
世事不宜有執奏收回大臣責也丞相可不勉乎語
竟一時權近側睨公因力請外除直寶文閣湖北運
副未幾與冲佑觀起知泉州不樂公者猶謂不可復
與冲佑畢祠遂請老連龍圖閣致仕嘉泰二年七月
二十六日卒年七十一公晚而居平陽松山溫福之
間也遂以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葬于賢沙里夫人黃
氏封令人子文林郎孫盡嘉孟治皆登仕郎孟淮
孫女二人公合女兄弟十人兄淳尉朝陽夫婦死公
經紀振業官其子余餘弟妹亦自足再從叔貧無後

爲立嗣嫁其女性淡薄散朗雖居官精敏遇事立斷而平居但教諸生誦說若不涉世故者於善善惡惡賢不肖明白而尤護惜善類世所謂善人君子常欲以一身同其榮悴去留故議論多激發見忌於人以是齟齬廢斥而終不悔朱公元晦既謫士論其學公執弟子禮不變未及數月檝走書問疑義云介録其文號盤隱類藁十卷介喜節知類能以公來請銘余昔與公及詹元善同在太常續炬縱語以銘屬余乃也銘曰

天實寥寥分一燈耿然自照非外明奉璋來朝如景星善人視之爲廢興紹熙御史慶元鄉義能扶持事不勝乾剛坤柔相降升以待後死銘有徵

草廬先生墓誌銘

草廬先生姓林氏名旉字叔和黃巖縣人事父母兄無違志朋友不倍其言妻子裕如也隣里雍如也其待既修矣少而黃問博請長而深幽索微老而愈勤窮而益信其學既明矣面於方山木或春彫草或冬蕃井不先汲炊不爨熟踽行株坐自若也邑後生聚而謀曰得無從草廬游乎先生得無思見我乎邑大夫作而顧曰某獄疑先生決之乎某政謬草廬知之乎年七十一一日筆數牘縅題竟就床將寢者視之已卒其爲士者無不吊而哀如不欲生也卒之十月丙戌明年嘉定十年正月丁酉葬於樟槿山其爲士無不送而號如不欲歸也或肖其像恍乎草廬之容也或玩其書泠乎先生之音也嗚呼世謂文華之俗

薄雖躬行樸厚不能化邑不視此乎自孟子爲論世尚友之說始輕視一鄉哉按周官鄉即國也黨即鄉也況一鄉哉二鄉公也公旦君奭預焉一鄉卿也閎散南宮适參焉王國之善即天下之善也豈孟子未見周禮而以戰國近事言之乎然則一鄉之善不足於一鄉而又以而不爲君子矣夫疑天下之善不足於天下者惑也先生之子季復幼常遠合交傾宣一札不至奄重泉矣詞如忘徒泫然

袁聲史墓誌銘曰　噫昔追隨五十年近離

聲史袁氏名宜友幼而奇傑父廷儒知武進縣提舉杜師旦薦常州庭高語曰薦章年運自眇小書童子所代君忽立常州怒武進小書字大訶詰累至家人恐爾即有罪兒坐無及尊也師旦異之乃免稍長閱達多大節葬武進於烏程舊廬出盡賣其產道上連駟馬家旁置百家焉　丞相虞雍公虽敗符離孝宗意尚銳論者爭言虞當擊君獨上疏以爲此勾踐棲會稽時粗勝不多願陛下少忍且須後卒割地而和虞丞相復與上謀出蜀師會長安君曰吳氏挾虜自重久矣今誠能臀指使從我乎虞公默默蜀師不果出既相薦君及魏掞之於上君雅不好掞之固辭掞之獨召對後四十年君七十餘矣韓侂胄以虜自爲功士大夫不敢

問君間語侃曹自古君倡而後臣和無以人臣專大
征伐諸葛亮兄弟爲忠栢温劉裕爲篡矣公將何所据
侃曹不答逾年被殺君又數上書及與執政多論天
下事金陵無帥謂宇文簽書何不自行宇文不平出
鄙語曰真九百君大悔恨自是不復言袁氏世家建
安曾祖禪祖待第進士奉議郎奉議次其譜曰司徒
裔孫邵甫醜紹術之亂逃徙上虞袁寇反浙東邵甫
之後復醜之又逃徙閩故爲建安人子敏孺通判滄
州餉軍白溝河軍敗死之廷孺連水軍司户女真陷
運水亦死之季即武進用滄州恩補官素狎秦丞相
秦呼曰來吾與若共此武進但以書紿戰守形勢無
親附意秦不喜武進竟不往部注知縣者三終其身
蓋上虞建安之袁能以潔易汙滄州兄弟再死節武
進不阿所欲於故舊至君策畫念慮必以國不以已
窮若貫稚耋常守一意何義理千餘年未嘗間絶哉
初虞丞相薦君既不受舉進士亦不中第説友知衢
州光宗立持其表來賀得海鹽催煎未久弃去爲常
州推官又弃去以嘉定六年二月二日卒年八十五
月六日祔於武進之墓夫人陳氏子五人女之婿曰
文林郎江東提舉司幹官曾諒曰范希顗孫男女各
四人説交事兄謹宦浸達至參知政事君無一錢食
客輒爲萬錢具費皆出參政長子聘儒癸丑進士朝
奉郎浙東安撫司機宜次舉儒早卒次學儒欽儒立
儒皆參政奏官之人以爲難余觀君疎於世故而謀

國無不中不見小利而大義常獨次其品等在春秋戰國中非後世之才也雖然創為強者難持而安處弱者易效蓋唐以後通患而春秋戰國所無也然則強果不可以創為耶銘曰　遠矣聲史匪競匪營以卽為身千載同清尚其後昆無改厥承

京西運判方公神道碑

方氏自固始迁莆田九世矣公名崧卿字季申曾祖早祖淵父憲陽江令贈朝議大夫陽江殁而公生孤特強立俊異蹤倫等舉進士教官中其科教授越州母喪止幹辦湖廣總領所公事添差淮西安撫司屬官知上饒縣提舉常平薦官員省為兩浙轉運司屬官知上饒縣提舉常平薦審察通判明州知南安軍政寛一路諸司合奏擢知吉州提點廣東刑獄移廣西轉運判官復移京西紹熙五年三月二十五日終於襄陽年六十慶元三年正月丙午葬於瀨溪公學極原本有書以來無無不通君聚帙數萬多朱黄塗乙處宿疑隱問一事常類舉十餘續橫浦集補襄陽志皆纂斜昔謬歸氏文行於世二百年其始所從家異人珠不能相一學者患之公會證旁引為書二十餘卷得以據依他本發矣夫人葉氏丞相顒女公用恩役當募者第其色力緘乏披邑受令保長五日一輪得上民大喜上下無敢不信然公天資精於吏職在南安吉州尤稱神明其所予奪人以為經方守者一字不可改也初廣西諸州及經略司歲用乏朝廷命轉

運使煮鹽給之或官自賣或客販率四五年鹽積不
售仰哺竭則多科增價而民病矣天子恒然加惠遠
方輒賜為貫錢萬者數十黜議主更法以便民公轉
漕時適當官賣之後請曰大食鹽有定口不量其入
而以官用賦鹽豈官賣則善於客販哉今廣州鹽
罷八萬靖州錢三萬歲以為常夫自治不暇而猶餽
輓他路是捨折減之外更增十餘萬以自困也然則
不及十年官賣之弊甚於客販矣益下固損上非有
異術待更法而後損已晚曷若自今諸州守貴賣之
數本路免別發之額勢足相補法可久行其言殼重

惻切天子以為然行之至今嗟夫嶺海絶徼視中州
近縣不齊也彼地素薄於財則簡其貢稅蕪官併吏
合乎於農而因其俗以富之不備責也若夫則不足
以養其地矣柰何循欲具體焉故公謂官般非必善
於客販其要在嶺民免貴鹽官府粗自立而已者豈
不然哉公編行瘴土盡其利害得消渴疾醫不能愈
邕桂人哀思之二子直儒新改官信儒開禧初挺入
虜帳再結和由韶州為廣西提刑運判繼公行部父
老迎拜悲喜既相與畫公像春秋報祠公階朝請大
夫贈至五品宜佐又謂應刻碑墓上遂来求文余嘉
公博於儒而以吏得民惜其不及驗於稽古勸學之
事而愛民之志利民之術又非恃一廣西之鹽而止

也詳其已行而倍其未行或庶幾焉銘曰
鹽利之末挈作邦柄增多不已蜮苦為病懍懍方公
斟酌行之如彼飲食時其渴飢方公甚文忠文且惜
廷發大議可訾可度六府惟修緼而莫陳獨亟此鹽
嶺服是遵墓柏成峰有闕其道嶺人之思賽禱以報

運使袁燮給之或官自賣或客販率四五年鹽積不
售仰哺竭則多科增價而民病矣天子恒然加惠遠
方輒賜為貫錢萬者數十黜議主更法以便民公轉
渭時適當官賣之後請曰大食鹽有定口不量其入
而以官用賦鹽豈官賣則善於客販哉今撥屬州鹽
籠七萬五千有奇而實賣纔踰六萬稍積不已是十
六郡歲用每折四而為五也賣西別發湖廣總司錢
麗八萬靖州錢三萬歲以為常夫自治不暇而猶餽
輓他路是於折減之外更增十餘萬以自困也然則
不及十年官賣之弊甚於客販矣益下固損上非有
異術待更法而後損已晚昌若自今諸州守貳賣之
數本路免別發之額勢足相補法可久行其言殼重

惻切天子以為然行之至今蓋大嶺海絕徼視中州
近縣不齊也彼地素薄於財則簡其貢稅蕪官併吏
合兵於農而因其俗以富之不備責也若夫則不足
以養其地矣柰何循欲具體焉故公謂官般非必善
於客販其要在嶺民免貴鹽官府粗自立而已者豈
不然哉公編行瘴土盡其利害得消渴疾醫不能愈
邕桂人哀思之二子直儒新改官信儒開禧初挺入
虜帳再結和由韶州為廣西提刑運判繼公行部父
老迎拜悲喜既相與畫公像春秋報祠公階朝請大
夫贈至五品宥佐又謂應刻碑墓上遂来求文余嘉
公博於儒而以吏得民惜其不及驗於稽古勸學之
事而愛民之志利民之術又非恃一廣西之鹽而止

也詳其已行而信其未行或庶幾焉銘曰
鹽利之末挈作邦柄增多不已蠭苦為病懍懍方公
斟酌行之如彼飲食時其渴飢方公甚文庶文旦博
廷發大議可誦可度六府惟修緝而莫陳獨正此鹽
嶺服是遵墓柏咸峰有闢其道嶺人之思賽禱以報